

一根筋之歌

到此一游

老头说

1946年

从朝阳门到通县一路上

我只遇到四个人

如今这里已建起了许多小区

一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小广告

铁路桥这边

算是一块空旷的场所

但我没看到有火车经过

在铁道旁消磨时光的

只有这些老人

和三两个孩子

等天有些晚了

卖羊肉串的骑着自行车

出摊去了

人们陆陆续续消失在附近的小道上

再过一会儿

我也会回去

只是在他们走了以后

我又于事无补的

呆了会儿

兄弟

十几岁的时候
谁都看得出我是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打过架？”
是的，你不记得了
没有玩具的童年想它干什么

“再嘴硬我就告诉妈，你到现在还在摸鸡巴”
“你说我也说，你一直在偷外婆的钱”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卫生间窗下看舅妈洗澡”
“我看到你先看的”

那天晚上
我妈把两个鼻青眼肿的孩子赶出了家门
我骄傲地在前面一会儿跑一会儿走
你拼命地跟着我
始终在十多米远的地方
我停下来喘了口气，说：
“干嘛老是跟着我！”
你冲上来抱住我，哭了多久啊

你都不记得了
没有玩具的童年想它干什么
十几岁的时候
谁都看得出我是哥哥

农药的滋味

农药非常苦 虫子怎么会尝这样的毒
我靠在工具库的门上
盯着最后一个下午

昨天我贪玩忘了收庄稼
你举着扁担在后面追我
跑了快两里地
同学们都看到了
妈妈 你能告诉我
活着有什么意思吗？

虽然我只有小学五年级
但还是知道错的
干嘛那么认真呢
要打死我

我如果是条不知道苦的虫子该有多好
最起码死也可以高兴点
而谁来告诉我
做人的滋味
是快乐的

天安门

作为一个外地人
我也没少路过天安门
第一次特地去看
是刚到北京的时候
唯一的印象，是一个
六十多岁的老头
在广场上放风

第二次是 95 年十月
带一个流浪到北京的朋友去的
他自称是个 25 岁的老人
让我陪他在毛主席像前合个影

6

有一个曾是无产阶级的哥们
在一张废纸上写下这么几句话：
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和爱无关
爱和北京无关
北京和天安门无关
我似懂非懂
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人

另一个，至今仍然是无产阶级的
对我说，关于天安门
有一条标语叫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吧
他说，翻成英语是
所有世上的穷鬼

都上这来吧
我笑
怀疑是他编的

混了这么多年
我也是个有意无意的无产者
也许在经过天安门前各种照相机时
会成为某张照片的配角
也许无产阶级，仅此而已
立此存照

我仿佛同所有认识的无产阶级们
失去了联合
我也不知道
我的这路人脉哪去了

那一天走着走着我唱起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以一副
和一切无关的样子

稍息

靠着暖气
我把手伸进了你的毛衣
九四年你洗的最后一次澡
让我第一次
通过一个人的身体
来看待新年
你用我脏得发黑的手帕
擦掉了流在脸上的亮光
我们象打扮玩具一样打扮着自己
为了保住一点人的脾气

当然还有一种
大家都觉得懂的关系
我们抱得那么紧
狠狠地紧
就好象要让这种幸福
以粉末的方式存在才算达到了

改变你的重心吧
下面我们稍息
分开你的两腿吧
下面我们稍息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还能再兴奋到哪去呢

一封私拆的信

我点了根烟捏着这封信
我不认识写信的朱敏
也不认识收信的庄玲
我只是住在收信人的地址
并拆了这封信

朱敏一直没收到庄玲的回信
她来上海半年，就把这里形容成地狱
她希望庄玲最好把信写到她学校
因为她妈妈不希望她俩之间还有联系

信上有许多错别字和涂改液
她还有许多见面才能说清楚的事情
她说她很想念她爸爸
她麻烦庄玲转告他，让他回信

我又点了根烟，把信又看了一遍
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
只知道庄玲离朱敏的爸爸很近
而朱敏还在上海这座地狱
等着属于她的信

长途车

和大家一起上了车
车里还有我的家人
我是个反应慢的孩子
很勉强才挤上了车

车开了
去哪儿我不知道
但我不敢不上车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
被留在车站，该怎么办

车上有一部分人坐着
剩下的都站着
我不能说我的位置是最差的
但已经够差了

这不但让我蹭着脚
而且，连个扶手也抓不到

不过这种委屈很快我就习惯了
当车经过一些拐弯和颠簸，我觉得松快多了
换句话说，经过那难受的初级阶段
我变得训练有素了

我开始留意车上的人
我看到了我的家人
他们的处境和我差不多
只是离我有点远

那些素不相识的我谈不上有什么感觉
我也没看到有什么女孩

我在寻找让我心动的事
我在寻找安全和愉悦，象一种本能
但我看不到所有的人

这时，在我们车的一边
出现了一辆既豪华又宽敞
设施齐全的大客车
速度也快
它在前方的车站停了下来
等我们的车也到了站
车上一下下去了很多人
从他们车上也有人上来我们这部车
但人不多

11

我还是在这辆车上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比刚才舒服点就可以了

这会儿我几乎能看见车厢里所有的人
我挨着家人坐了下来
我开始四处学么
车上有几个女孩，有两个
很漂亮

车厢里开始有人聊天
天南海北
五湖四海的聊着
等时间过去了

等精力最旺盛的
最能说的那个也觉得累了
车厢开始恢复了平静
窗外在下雨
这时候我开始感觉到
旅途的漫长

那是第二天，在又一个车站
很多人下了车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我的家人也不在那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我不敢作任何决定
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决定可作

12

但我开始喜欢上了这辆车
虽然我不知道要去哪
车上剩下的人
自然而然地凑到了一块
我们成了同伴
那其中的一个姑娘也在

不断有新面孔出现
也有慢慢熟悉的人走掉
总的趋势
车上的人已不多
我有点紧张
也有点悲伤
尤其是在别人睡着的时候

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在想如果这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那我该怎么办

终于
确实车上只剩下了我
和司机

他是一个沉默的人
从一开始
他就只是不断地往前开着车
加油吃饭解手
喝水开车
他只在做这些
他必须做的

13

当车驶进某个站，他踩了脚刹
在驾驶座上靠了一会儿
然后站起身
朝我走来
他并没有看着我
但是他在跟我说话

他说：
这辆车是你的
你来吧
也不管我明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转身下了车
沿着路
徒步朝前走去

过了很久，我才坐到驾驶座上
我并不会开车
但车被我误打误撞地弄启动了
我开始往前开着
保持着平衡
我笑了出来，也有眼泪
顺着脸
流下来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
一种无边无际的
感觉

?

按照习惯
我没先写题目
而是等它自己出来
无论从哪个部分
哪个词语
或哪个话上出来

我现在的状态不是我要说的
这是一个结果
我删掉了关于我状态描写的三十多个字
也许你还是会看到它们

我曾在一家音像店做过售货员
那家店到现在还在
但它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以前那家店了
可这么想不能为我带来什么

15

确切地说，我记得那段时间的我
98年春天，一切开始色彩斑
我靠在那家店打工的工资活着
我手头有一本本子
记录了我在那段时间
经历的一些事
碰上的一些人，以及一些感想
但我不确定，别人有没有兴趣知道

象是一个少女怀孕了
可她还没准备好

那是在 98 年 5 月 3 号写下的一段话
一个少女怀孕了
可她还没准备好
她觉得，如果把孩子生下来
将来就会变得一目了然
她希望自己是谜语
可以让自己一直猜下去

现在题目的一个候选已经出来了……谜语
98 年 5 月 3 号
那篇日记名叫《合影留念》
候选：98 年 5 月 3 号
候选：合影留念

16

我常想留住一些东西
声音、画面、感觉等等
但一切并不会事先同你打招呼
所以太多东西
还在脑子里

一共四个人
都是二十来岁
李轶非、姜为力
孙杰，还有我
我们都是卖打口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成了朋友

当时，我们在孙杰租的地方
我的通讯录上记过：控江路 1468 号 506 室
那是一间朝北的十平米的小屋

租金当时是每月 300

窗前放着一张木制的写字桌
桌上很乱
除了有一排书
还有 CD、卡带
信纸、原珠笔
拆了封的条装“牡丹”
空啤酒瓶，两个
一些音乐杂志
一本应该是正在看的书
商务版的《权力意志》
书里夹着一张扑克

一张单人床正对着写字桌
在屋子的南面
写字桌与床之间，是片空地
中间放了两张方凳
其中一张凳子上，有一架 14 寸的黑白电视机
电视机上有一部 VCD 机
地上放着好几条打口带
有一些尖货，但不是很多

当天应该是周末
我们先是听了一会儿“地下丝绒”67 年的那张专辑
NICO 的声音温暖得像想象中的妈
天黑之后
我们出门吃了点东西
买了酒和花生
然后在一起看帕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夜》

片子是姜为力搞来的
他说，他的两条腿都快跑断了
他有好几本工作手册
记的内容都差不多
上面有很多导演的名字
电影的名字
有时还有剧情介绍
主要是一些西方的老电影

《一千零一夜》

我看了大概十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不就是一部三级科幻片嘛，我说
姜为力说：瞎说，你懂啥
我说，我懂三级科幻片啊
李轶非在那笑
孙杰没吭声
当电视切到甲 A 时
他显得比看电影时要兴奋
我和李 非开始喝酒
抽烟
烟是大前门

关于那天，我还记得一些片段
姜为力因为食物中毒在下午
去防疫站打了一针
我和楼道里的声控灯玩了一会儿
李 非跟我提议
一块离开上海

象一个气不足的内胎，希望被狠狠顶一下

这是我在《合影留念》里写的另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是五百年前的那批

只是改头换面了而已

李轶非跟我说

那就是说：

比例大致一样，数量扩大了？

我象是在跟五百年前的

某个人说

现在，我又翻出了“地下丝绒”的那张

《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

脑子短路地看着 Andy Warhol 画的香蕉

用遥控器选了第六首

“ALL TOMORROW’ S PARTY”

这时候，李轶非在外地

19

题目

1998年5月3日：作为一个谜面

走

我直走

水平的走

但感觉是往上

之间，我感觉被什么绊了一下

而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我继续走

继续一种往上的感觉

但这时混合了另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条路

被我越走越窄了

可是环境并没有变窄

和刚才一样

但那种变窄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让我无法继续

终于，我不再笔直走下去了

我拐了个弯

一拐弯我便觉得在往下走

是往下的感觉

虽然还是水平的走

但，直觉是往下

而且越走我越觉得

刚才往上的感觉是千真万确的

比那会儿要肯定得多

当然，现在感觉在变宽了

越来越宽

而且我又被绊了一下
同样没看到任何东西
又走了一会儿
我停住了

这时，我突然出现在第一次被绊的地方
我换了条路
和刚才的感觉不一样
这次连感觉也是水平的
我走到的地方
是我第二次被绊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这一通走的意义何在
它的形状是 A

石头剪子布

你是那种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布
惟独还没被染得花不楞登
虽然你也碰到过
剪子一样危险的姑娘
在她来不及把你裁成什么之前
你告诉她
你是一匹要成为旗的布

到处都是石头一样坚硬的群众
包住他们无异于裹尸
你被来历不明的风吹得神情恍
开始厌恶了等待谁谁谁来盈门的招展

22

同伴们一个个都褪成了白色
无论何时何地
妥协总打着和平的幌子
你还是那种颜色难看的布
骄傲的 痛苦的 幸福的 分裂的

那天起
你说你是块抹布
笑得很清白

关于自动刹车装置广告词的解说

这是高速时代居安思危的预言
它代表着一种善意的摩擦力
是对淡化了的生命意识强烈的觉醒
其实质是
在一个方面削弱死亡的即兴意味
而你所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收敛一点点
做给别人看的欲望和精力
那样你就会从根本上受益

我这么说
是我真觉得装置中所蕴含的人味儿
好 到这里我刹车
总之 女士们 先生们
决定在于你们
想要就要 不要拉倒

我们的广告词是
要不忙着去活
要不忙着去死

老太太哭了

老伴死的时候
她没哭

他躺着那么多年了
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多年了
想想
她就哭了

鼎日有福建土特产商店

它在吴江路小吃街里面
在早上九点前，这条路是菜市场

门前贴着三张纸
上有墨书的字
中间那张最大
粉色的纸，写着：
“清场 最后 2 天”
右面那张大红——
“出售柜台”
左面那张白纸
面积最小：“自由”

那是我亲眼见过的最大的
手写的
“自由”

我知道你很难过

她的眼睛让我想起了陆纬
关于她，我知道得并不多
也不是很有兴趣
我把喝空的青岛罐朝电视机后面的墙上扔去
很响
正是我要的

她在竺彦边上唱了首歌
蔡依林的？
《我知道你很难过》
声音有点嫩
有点尖

26

可能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
或者我希望是这样
那个把 three 发成“塞绿”的英语老师
抄起陆纬的日记本
当着全班读了起来
读了些什么，我忘了

陆纬的哥哥把厨房门撞开的时候
地上躺着两个人
一个是陆纬
另一个叫茅益敏
陆纬的哥哥先是打开所有的窗
然后关掉了煤气开关
步骤是对的
但来不及了

对于她俩的死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难过的
事实上，我不怎么喜欢陆纬
也不喜欢茅益敏
但在陆纬的追悼会上
我哭了
因为她的遗照
是她月票上的照片

今天
这儿有一双眼睛，很象陆纬
在好乐迪量贩
在竺彦生日这天
在难过不难过的歌声里

一眼万年

一个老女人，在深夜
坐在化学楼三楼的
一间教室
她在等我
我已经不小了，但还不足以知道
这世上，有很多人
象鬼一样活着

她在等我
这件事，大概只有死亡可以作证
并且
只能发生在梦中

教室的门，自己开了
光投在她脸上
让我感到恐惧

她没有希望我留下
她知道，这是我走得最远的一次
我没敢看她的表情
我们已是不同的
两个化身

我跑了
外面是身体
和世界

两名下岗人员

在家附近溜达
一个女人的背影
让我想起了一个名字
于是我叫“PURE PURE PURE”
然后我自己觉得很滑稽
因为我形容射精的声音
就是“PURE PURE PURE”

是她，她看起来
心事重重

我从来没见过她施展过什么魔法
但我却莫名其妙地相信
她是有魔法的
她让我相信她有魔法
是不是一种魔法

我问她怎么了
不高兴？
她没有正面回答我
相反，她问我：
“让你想像一个乐园
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说：
“就算我想像出来又有什么用
那根本不可能实现”
她突然站住说：

“你难道忘了我是有魔法的？”

我说：“哦，对”

“我想像中的乐园……”

我开始想像“希望人变成稀有动物”

“这就行了？”

“恩”

“哦”

她没有表示她对我这个想像的看法

事实上，她确实很少谈自己人对人对事的看法

“为什么每个人心目中的乐园都是不一样的？”

她这么念叨着

“你是不是很矛盾？”

她把脸扭向我

冲我点点头

“PURE，你太博爱了

但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总是从自己出发

希望一切都能围着他一个人转

而所谓的乐园

都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手段”

我有点投其所好地说

她没说话

我开始进一步解释我的理论

“就拿我来说吧

我所希望的
把人变成稀有动物
是把自己摘在外头的
我不希望看到那么多人
但还是希望自己是
这不过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庇”

“我知道”

她说：

“因为我也是为了成全自己”

“PURE，我觉得你很好”

“我知道，我也觉得你很好”

“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做作”

“我也是的”

“事实上，我对乐园不抱任何幻想”

“事实上，我有没有魔法是一样的”

PURE PURE PURE

一对不常见的鸟

一只鸟落在—根电线上
那是一只不常见的鸟
就在我留意到它的时候
又出现一只
一模一样的

它们总是保持着距离
只要其中一只
飞起来
另一只肯定会跟着飞起来

一只落下
另一只也落下，并停在不远处
各行其事

它们是一对
不常见的鸟
对我来说

3 和 7

如果强调的是 10
那么 3 和 7
是一对
或者说
3 和 7, 互补

如果强调的是
先后
那么, 3 对 7 是一种威胁
如果强调的是
多少
那 7 对 3
是一种威胁

如果什么都不强调的话
那么
3 就是 3
7 就是 7

但愿人长久

为了能把那个几乎是生的
西瓜尽快吃完
壳子对小红说
现在我们一人用勺剜一口西瓜
看谁吐出的籽多
就代表谁更希望这份感情
长久一点

两人都挑籽多的地方剜了一大口
小红说
不行
我吃你那勺
你吃我这勺
壳子呵呵乐着说
行，行

那天中午
两个人在阳台上愉快地吐着西瓜籽
并且傻乎乎地以为
楼底下会长出一大堆西瓜来

把怪物放在首页

此刻
我的想法是
怪物
不需要眼睛鼻子
不用走
但它用得着毛笔
在被蘸上黑红色的墨水后
被甩几下
直到
再也甩不出墨水
没有站着的感觉
天色、灯光
都在外面
快乐
纳闷
都会使它多一个藏身之处
这是一个入口吗？
这是利息吗？
我只要把它放出来
放在首页
作为怪物
作为一个夸张的表情
作为哭
第二次，算是笑

哪有这样养马的

月亮
象是非常考验情调的
一道题

各自为营的一家人
一个老地方
某个朝代
奇遇
由各种想法所扮演的人

不是说在一个灯泡下面
就想不到这些
但肯定
没有这种胶片的效果

在这种效果中
可以考虑到死在身体前

比其余的更象一件事

不过是一团雪花
并带着令人生厌的噪音
想被简单地关掉

刘关张共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说的是
那天白天
刘
关
张
三个
一见如故
称兄道弟
壮怀激烈
在夜里
在其中一个的家里
并排
盖一条被子
夜里怪冷的
其中两个
深有体会
与其故意挨得紧一点
不如一人用一条被子
这就是
刘
关
张
三个
共同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

火车的关系

从看到它们
到一直盯着它们
不过几秒钟
这是因为
火车的关系

一共有三只
鸭子
离铁轨很近
一动不动地
站着
也像是因为
火车的关系

静静的南望山

因为他没有去
就不会有
站在山林里
叫出来或者
不叫出来

静静的南望山
今天晚上
是他不在的一种

给我的朋友刘娜

刘娜

那棵大叶子的树

现在我知道，叫

柚木

树荫

两排树的中间
是一条路
它们在两边
向上
向四周
不断地生长

通过枝叶
越长越近
直到碰到对方
还在长

越来越密的
树荫
让路上的人
感到舒服

体育西站

我席地坐下的地方
是个车站
站牌上写着：体育西站
我面前
是非机动车道
背后，是机动车道
正对我的深圳发展银行
是城建大厦的一部分

因为玻璃墙的缘故
我看不清大厦共有几层
她所在的
热讯公司
据工作人员说
在 21 楼
三个身着同样制服的工人
走到离我最近的一棵树下
把一面国旗绑在了树上
因为没有风
旗帜没有飘起来

一个拣垃圾的男人
在歇了一阵脚之后
站了起来
往
马上就要热闹起来的天河体育馆走去
不匆忙
但也不悠闲

我和他
互相看了一眼
平白无故的

物业的工作人员
穿的是深灰色的工作服
在大厦前的空地上
走着队列操
城建大厦
形状象四节竖在一起的电池
我在 Discman 里的电池是新买的
足够让我在六点半之前
有奇异的流行歌曲听
六点半——
是她告诉我的下班时间

44

爱情，会自己渲染一切
在年轻的时候
你经历它
到老了
它们经历你
并且
会自动销毁掉一些片段
使自己看上去足够短

而活命留给你的印象是
不得不
站起来
往一个地方走
平白无故的

和爱情
不太一样
它没有对象

臭水河

这条河经过天河区
水不深
很脏
但不妨碍它
反射出一些亮光
以及
自北向南的流动

因为居住在它周围的
人的关系
它变得越来越有人的味道
于是大家更愿意相信
真正的河
不在家门口

广州赛马场

对面
是上回我上车的地方
我们就下了

记得
那回有广州赛马场
而现在突然不见了

我不敢保证
前面这条灯火辉煌的路
还是不是石牌东

第二天早上
我特意去看了看
广州赛马场
还在那儿

马开始的地方

猫下楼的时候
像一颗心脏
在胸口的某个时候
左面、前面、右面
都是黑暗
又不仅仅是黑暗
猫要离开这个落脚点
在她认为
是地方的地方
开始做一匹马
再没有黑暗以外的东西
可以让她回来

一副缺一张牌的扑克

把牌从牌盒里取出来
A 归 A，2 归 2 这样
同一牌面有四种不同花色
加上大怪小怪
总共 54 张
看起来
这是一副正常的扑克
很多游戏
就是从一副正常的扑克展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副扑克每一张的背面图案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它是由 54 副扑克
拼成一副
这副牌
是以 54 副不正常的扑克为代价的
我手头就有这么一副
缺一张牌的扑克

木棉花开

木棉花开了
像我不知道它名字的时候
一样
开了

和一个混蛋去埃及

和一个混蛋去埃及
不是因为埃及的金字塔
以及尼罗河
更不是为了培养
和一个混蛋的感情
只是因为
那好过
和心爱的人厮守一辈子

你在哪

不知道要去哪
也不知道你是谁
却总在问

三个人并排走在路上

三个人并排走在路上，路很窄
他们走得很慢
我无法越过他们
也不敢开口，让他们让开

我只有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有时候，经过一家铺子
我就会走进去
然后什么也不买地出来

继续沿着原路走，我又发现
那三个人并排走在前面
我还是默默地跟着
或钻进沿路的铺子

53

三个人并排走在路上

从一家铺子出来的时候
我身上已经多了一把刀
之后，我没再踏进过
任何一家铺子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犹豫了很久

当我打定主意
发现身边多出了两个人
我们三个
并排走在路上

菜青虫

它怎么这么肥
而且这么绿
成天就知道菜叶子菜叶子
看着它那股子蠢劲儿
我想
如果是它，我就不活了
不过我又一想
我要真是它
不也就这样

飞

他想：他能飞起来
他一直在想这件事
用一个窍门
制服重力，留在空中
直到自己想落下再落下来

那天，我把他领到楼顶上
指着楼外面对他说：
飞吧，飞给我看
你飞给我看啊
他支支吾吾，不知所措

然后我听清楚他说：
这样，恐怕我会死掉的
哦！你也知道
这样会死掉
那你还老是飞啊飞的

他说：
竖，你应该知道
死即使不想，它也会来
而飞
能让我一直想着

蜂蜜，茶

蜂蜜慢慢融进水里

这让我想起

她说过：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

我杯子里的茶也该换了

因为只剩下水的味道了

对于水，我倾向于喝略苦的

象啤酒，茶

我俩被困在屋子里

和中国人民银行只有不到五块钱的关系

我们各自品尝了一些

有味道的东西

象蜂蜜，茶

护舒宝与安尔乐

我知道几个卫生巾的品牌子

这次我看到的是

洁婷

省8元套装

红旗连锁的标签上

敲的价格是

17块3毛

我拆了一个

研究着

她说

护舒宝最好用

安尔乐最踏实

57

踏实和好用有区别么？我说

我第一次用的

是安尔乐。她说

离开关最远的人

黑暗中
有我在
还有一根我看不见的
线
它粗起来，熟悉得很
我有点慌
同时又觉得胀

黑暗让我不清楚
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
线在粗
不断的粗

我觉得这样下去
我会死的

一个女人在往楼上跑

女人很瘦
正在往楼上跑
一边跑，还一边在笑

我就站在楼梯口
手里拿着钥匙
一端在锁孔里

关上门之后
透过猫眼我往外看
她还在往上跑
还在笑

我很想知道
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但我看到的，是一条狗

落地窗帘

她把窗帘挂在客厅的中间
这样
客厅分成了两部分
我们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吃饭
在原来的地方睡觉

在吃饭的地方
看不见睡觉的地方
在睡觉的地方
看不见吃饭的地方
看见的是
窗帘，正面或反面

60

常常
我在窗帘这一边
想想窗帘那一边
偶尔，还会掀开窗帘
看看是不是
和我想得一样

门口

我走到门口
她也刚好走到那
天气阴沉
她穿着白色羽绒服
浅蓝色牛仔裤
也像是一个无聊的人
在漫无目的地走动

她走了过去
离门口
已有一段距离了
如果这时候
我跑过去
叫住她，还来得及
就好像是她
在门口
掉了一样东西
一样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上帝是人人有的孩子

说话的都是别人

孩子

你会听见我的

我不说话

说话的都是别人

等死的人

等死的人

像一条一斤半的鱼

一只刚被抹了脖子的鸡一样

不急着去死

距离

这只杯子
就在我眼前
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
一只杯子
不管我怎么说
怎么形容
都不能是这只杯子
我说的就是
这只杯子

天花板上的那盏灯

天花板上的那盏灯
共有四个灯泡
其中三个亮着
一个不亮

灯关了之后
四个灯泡
就都不亮了

不许动

我牵着一匹马过来
我提着一壶水
端着两盘菜
我抱着一个小孩过来

我叼着烟过来
我捧着西瓜
流着眼泪鼻涕过来
我抓着菜刀过来

我握着拖把过来
我看着一张纸
读着上面的字
过来
我滴着血
过来
我敞着手过来

我踩着自行车过来
我摇着轮椅过来
我戴着面具过来
我搂着一个
知道能气着你的女的
过来

我光着身子过来
我裹着尿片过来
我衔着一封信

拎着个脑袋过来

我举着火把过来
我涂着颜料过来
我冒着烟
顶着光圈过来

我长着翅膀
顺着水流过来
我踏着节奏
隔着电脑屏幕过来

我拧着即成的现实过来
我凭着一片灰烬过来
我循着召唤过来
我当着任何人的面过来

我携着病毒
我撒着慌
我昧着良心
我缺着心眼
我判若两人
过来

我借着你看到的
我披着你碰到的
我乘着你的幻觉
我怀着你过来

我空着过来

无以复加的
我像跟你保证过的那样
过来
我
最后才过来
我以不再是我的
而是你的存在
过来

爱情是一种化学

她问我
楼顶上那个球形的东西
是什么
我告诉她
是水箱
在其他地方，往往是方的

我们抱在一块
她还是没放过水箱
说：
那能装多少水
我说：
因为有一个大水箱
在自来水厂
根据连通器原理
水箱里会一直有水的
她哦
化学的？
不是，我说
物理的

结婚

他站在窗口
看出去
有什么看什么
并没有突如其来的东西

而现在
很多人里
没有我
又有什么关系

地铁从公主坟出发

毛毛对我说
你看从公主坟开始
那几站的名字
我顺着一站站看过去
是不是象死路一条哈？她说

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俩在公主坟分手
她去看一个朋友
我搭地铁回家
灯火辉煌
两人依依不舍

转眼
我们分手已经两年了
今天我又在公主坟站搭地铁
闭着眼睛，在车厢里
幻想它会带我到一个
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公主坟
万寿路
五棵松
玉泉路
八宝山
八角游乐园
古城路
苹果园

杨絮飘飘

三联的便笺
是朋友搬家时拿来的
上星期开始
出门前我必留一条
写上一些让你放心的话
有时还会画点漫画
在话的下面
你笑起来，总是显得很吃力
但也不能总是不笑
或总在打电话的时候笑
你说：是么？我操
翻着腕夹着烟
不用看
猜就猜得到

我们差不多每天在一起
管庄的平房就一直空着
很多花出去的钱也就这么空着
脏衣服泡在塑料桶里
太阳每天都好得要命
像是故意的
空中杨絮飘飘
306路的售票员说：那不是柳絮

三联书店门口
杨一在那
你说：他是你的第一个
你还说

我有什么好？那么多
你第一次跟我这么说的时
哭过。在我这
你只哭过那一次
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的时
哭得都很伤心
我想是这样

是我比以前敏感了么
我发现了一种生硬的东西
藏在你的表情里
或者，我以前不这么看它
这东西在你这
一样会很反动

我在你身体里
越来越不容易出来
于是只好把你想成不相干的女人
反正精液是白流的
反正负罪感和蟑螂永远都杀不干净
反正你的那个什么是爱
我还要回答下去

那天晚上
我忘了把暖壶拿进卧室
我是真的忘了
你每天要喝那么多的水
我为你去找搞笑片
炖鸡汤
红枣、银耳、莲心、桂圆、

沿着朝阳路
猛找一本过气的武侠小说
说起来都是有意的
我有爱上过一种感觉甚过自己
而且那种感觉
很难只是一个人
我们越来越像亲人了
反而有隔夜的感觉

还是那天晚上
你觉得自己撑不住了
说一开始好好的
后来一个女孩突然哭了
大家都觉得不对劲
就像有一个鬼
先点了一下到场人数
然后变出那么多手
卡在每个人的喉咙上
其中一只手
是冲着你来的

你对我说
想喝就喝吧
替我调好了闹钟
原来你听见了
我开啤酒瓶的声音
我觉得你老了
我不知道老婆
是不是有这层意思
我想说：当你一言不发的走开

我把厕所当成了我唯一
可以难过的地方
那时候大伙都在
不知道鬼会出来

中国再保险公司

在阳光下
不能是一块金子
也不能是一颗石头
不能去杀一个人
即使你们认识
不能坐在车里
看这里有多大或者多小
不能再去借钱
商店里的人都太随便
不能去火车站看火车
去动物园看动物
不能去看演出
坐在地上
把鞋子脱掉
不能叫李小明或者别的名字
把身体搞垮
不能随地吐痰
咳嗽也是很费劲的
不能告诉妈妈
你想和一个女人结婚
不能睡在她左边
把所有的鸡蛋都留给劳动人民
不能再想了
去买碗面条
坐在一个孩子对面
不要问什么叫
中国再保险公司
汽车开来开去的
爬起来做什么

橡皮筋

镇上的人知道了
平时
没有人会把瘸子当回事
只有石头
水牛那么大的孩子
会一瘸一拐地跟在瘸子身后
叫：
瘸子瘸子
他一回头
他们就会跑开

这件事
杨小莉没跟我们说
换了我
也肯定不好意思说
那天下午
我、李丹、苏惠萍和她
在她家门口跳橡皮筋
她跳着跳着
就蹲下去了
从下面滴出血来
当时我还以为是来那个
后来才知道
是个死孩子
是瘸子的

一个多星期
杨小莉都没来上学

李丹说前几天
看见小莉她爸和一个
从没见过的女人在一起

瘸子被抓了起来
她们都说：他会被枪毙
就是不枪毙
他也没脸再回杨镇了

杨小莉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回学校上学
她爸爸要是把她带走了
很可能我们
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离中山陵不远

路两边

有今年夏天的瓜果

西瓜归西瓜

桃子归桃子

人们有的在明处

有的在暗处

沿着当地人所指的路

要穿过一个市场

村民们

离自己的家门口不远

离地上的垃圾不远

很多苍蝇

79

在路上

琵琶洲只有两三百米的样子

城墙的一个缺口也在路上

快要到那棵梧桐树了

和另外一些一样

有五六层楼那么高

如果缺了这一棵

阳光就会洒下来

就象我们刚才绕开的那个地方

我们靠着路的右侧走

有时候也会靠着左侧

门票五十元的明孝陵在左侧

两元一根的橘子棒冰

香粽冰淇淋都在左侧

有一条小路也在左侧
两名青年男子坐在地上

有一棵树
阿美说是槐树
那这一棵，是不是桑树
她说好像不是
有一口缸
两个里面
大的那个
让我想到了司马光

有一扇铁门
把路隔了开来
铁门里面是中山陵
我们就在中山陵的外面坐下
说喜鹊长那么长的尾巴有什么用
说变成一个漂亮的姑娘
第二天就会很高兴地去上学
说做一个邮递员
骑着绿色的自行车
把一封信
送到一个地方
就好像这里

摩托

她看了一眼站牌
最近的一班夜宵车
应该在两点零二分到
她绕到站牌的另一侧
更多的时候
往夜宵车来的方向张望
一辆又一辆出租
驶过去

一辆摩托
在她跟前刹住车
伸给她一个头盔
问走不走
她转过身
什么也不说地
迈了几步

夜宵车一直开到终点站
上海动物园
好些摩托停在站台上
还是那个男人
用脚尖把摩托蹭过来
笑盈盈地伸出头盔
她绕过他
向另一辆摩托走去

火星招待所

瘦骆驼有盏喷灯

喷灯是什么
罗池说他知道
我忘了
他是怎么说的

很多灯
我往往只称它们为灯
喷灯可能就在其中

斯坦利

一开始
知道斯坦利的
也就那么几个人
大家谈论的
都是些和他
不相干的事
甚至可以说
和大家都不怎么相干
对了，你叫什么

斯坦利经常找不到话说
他看上去很忧郁
他说：罗拉
我想跟你结婚
他说：维给
我想跟你结婚
他这么说的时侯
别人是理解的
虽然他们还是觉得
他的性格有问题
但他们相信
会有一个姑娘
不一定是罗拉
不一定是维给
他们说：斯坦利，你看那边

很多人还没来得及议论他
就死了。在那段时间

世界上死了很多人
很多年以后
很多人认为
斯坦利还没有死
或是不久前刚死
谈论起这件事的人
也不多了
但只要你翻一下历史
就会知道斯坦利是个恶魔
当然，无论如何
一个人物
人们总是愿意
去理解他的

这不是一个关于斯坦利的故事

87

你叫什么
田荔问我

有人来过了

我被摔碎了
我再也发不出
比这更大的响声

在长生殿

在长生殿
因为一个赌
我输了一条烟
我们这几个古人
象更早以前的古人一样
喝酒 吹牛
听音乐
还抽着我买的
牡丹牌香烟

往忽忽查飞去

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我想到
要站得更高一些
要笑得更开心一些
要叫上张肆 崔恕
葬马 果酱
我要把你们全叫上
然后大家一起
往一个叫做忽忽查的地方飞去
在天空下
那个抬起头的姑娘
是个年轻的姑娘
她永远也不会象此刻那么年轻
那么安详

找刘子冀

张肆说
一想到要去吃泡
就不郁闷了
后来
他和我
还有张 3
理所当然地坐在老孙家
饭庄里
一人守一个大碗
把
撕成一片一片

这时候来一句：
刘子冀——
这每一片，都是你的名字吧
大概会挺有意思
但
谁都没有想起来

倒是在来饭庄的路上
在蓟门桥底下
我们三个人
转着圈
仰着头
喊着
刘子冀——
这每一片，都是你的名字吧

那时候
我们没人看见
空中有一片的东西
掉下来

活着是危险的

顺着生锈打滑的扶梯
我们爬了上去
越往高处
越后悔
终于六个人
还是一个不少地
登上了水塔
沿着圆形的顶部
我们坐了小半圈
脚垂在空中
活着是危险的
当我们全部变成风景的时候

妓女拳

她对我说：你养不起我的
是，我是不爱那个男人
但他至少养得起我

酒没了，输的人就只能
吃桌上的 子皮
大户大户鸡——她叫的是
我叫的是：大户大户鸡头
鸡头，为我赢得了好几把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做鸡呢？
我若无其事地说

她看着我，充满震惊
虽然我没有看她

因为我就是鸡！
她把 子皮全塞进了嘴里
你以为！你是鸡头吗？

她看出了我的怯
从包里翻出我写给她的诗
当着我朋友的面
念了起来
诗不长
念完，她就将它撕掉了

就象是爱情的化身

她揭露了
我在诗里说的那些大话

我的朋友一个个走了出去
包括她
最后走的，关掉了屋里的灯
我淹没在漆黑中

象是黑暗中
黑暗的道德

100 个披索

姜尼头一回
和老鬼们一起干
这一票，玩得很大

女助理一眼就看出
他举枪的手在哆
抄起平底锅
呼在他脑袋上
他倒在角落里
一副没出息的样子

丰韵尤存的女人
是那个肥头大耳的会计的
助理
那家伙逃了一大笔税
在她身上，这个老家伙
泼满了辛辣的调料
使舌头，一块一块的
舔着——
女人对姜尼说
我们是一路货
我是个 子
你是个强盗

姜尼以前听过这样的话吗？
其实这个女人
只是想把他身上那把枪
搞到手

她被匪徒推进了其余四个人质
又被第一个揪出来
当靶子
姜尼开枪打中了匪徒的腿
看上去有点帅了

姜尼问女人
如果我进了监狱
你会等我出来么？
哈哈
操，不会的
姜尼
我都能做你的妈了

姜尼的妈
不久出现在电视里
说：姜尼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没你这个狗儿子

姜尼打爆了电视
强奸了女人
匪徒们
决定投降

他们说：
傻小子
你这个年纪进去
蹲几个月也就出来了
把这块硬币吞下去

到里面
日子就不会太难过

人质和匪徒
一个个在往外走
姜尼落在最后
他冲自己开了一枪
如果不这样
我们是不会看到女人哭的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穿得再红一点 涂上黑色指甲油 不满二十五岁 晚上有月光
同意先把一些面孔和名字搞混 同意以你的人气搞不到手枪 手头只有显示器和滑鼠
同意我和你 在法律面前是等而下之的

凑热闹去的暂时脱不开身 始终给和自己有一腿的人扣 20 分
我会说 我就是容易绝望 就是甜美生活的不安定因素 就是盆景边上的一根葱 就是别人听不到但我得到的嗡嗡嗡
我不是绝大多数人是我的事情 是我自带的粉丝 是我这个版本的 BUG
已经有过第一百次 之前有九十九次 直到第一次 性生活中独处的经验
(这是什么表情) 在欢迎我继续过性生活

第一个自认为无德便是才的人 指出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四 鼓励我们挂在 MSN 上把工资领到 把苹果笔记本买回家 把朋友领进博客 把金刚经朝精英们的头上砸去
不管有没有人突然打电话来说 他老婆失踪了 一睁眼就只剩下自己 和一部座机

你来了 你得和我们一样供过于求 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学会做驴鸡巴炒大豆 让我们都自觉起来 多一个人多一张嘴 反正只有你才能防止自己发疯 防止自己失踪 防止自己成为各种花样百出的倒霉控 任

凭众生需索无度 任凭终日有美丽风景线横过马路
有情人终成眷属 生活优待俘虏 你熟视无睹 聊胜于无
一颗红心 N 种准备 拿豆包不当干粮 拿中国足球不当足球
拿 RAP 不当音乐 拿美味不当活物 等菜花上酸菜 等付出变房租
等废物成人物 不哈哈大笑 不看云识天气 不加入恐怖组织
做爱做的事 交配交的人 用英语向和谐社会过渡

因为你代表你所做的一切 热面孔贴冷屁股 青春期对更年期
梁朝伟配张曼玉 被两百个以上的 ID 置顶 不求名不问利
为一根筋服务到底也不承认三摩地算老几 远离美日韩剧和橙色法拉利
从人民群众中来 回人民群众中去 被痛涮！与程二喜在淘宝上交易
登广告 放卫星 降半旗 中彩票 包二奶 做主席团副主席
腾不出手伸给另一只手 所有要人知道的东西都押在你身上
让你怎么看都是一个人 直到被我不耐烦的响应

欢迎回到安静

老鼠是一种讨厌的动物

只要老戴将滚轴扔出去

老鼠

就会把它推回来

推到老戴面前

当我们对此露出微笑时

还是有一人觉得

老鼠

是一种讨厌的动物

三个苹果

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

三个一个苹果

牙疼

有一件事
你称它为牙疼
它发生在你身上
我是感觉不到的
我甚至感觉不到
自己有牙齿

WISH YOU WERE HERE

无论是不是第一次
一群鸟中的某一只
还是你
方向都是向西
要越过百望山
和叶子烧起来的味道
闭上眼睛
这么饿
都没有死
还能将几个人的行李
集中在一起
拉开来
又都是爆米花

我还好

站稳

自顾自

海水在晃动

把泡泡一个接一个的

让出来

在小镇边上热闹一会儿

再破掉

花两天

回到水中

不到一小碗

空中

仍旧湿漉漉的

看到蓝颜色

我就站着陪它

初一十五

他俩坐得很近
男的把一只手伸到女人身边
女人用两只手握住
电脑上，在放一首陌生的歌
在座八个人
此刻，没人说话
只有两个
睁开眼睛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这首歌的背景

轻轻的五十克拉

放在那
轻轻的
五十克拉
昨天
在月光下
我捡到它
晨光里
我亮出它来
满满的一把

小儿麻痹

蝮蝮小时候
得过小儿麻痹症
尽管后来治好了
但右胳膊
还是明显比左胳膊
瘦弱一些
我看到他那条残疾的
胳膊时
他正光着膀子
在客厅里打电话
很偶然

东湖的白痴

东湖的白痴
脖子很粗
他们在水里
每走五步
就想抓绳子
要是抓到了谁的脖子
就忘掉了这一切

嘿，酱猪头

嘿，酱猪头
这是大家为你唱的一首歌
很多很多人呐
你被淹没了
没有人认出你来
我和很多很多人一样
唱着唱着就哭了
我是觉得
自己和你一样幸福
才哭的

菩萨

它只有几片叶子
我叫它：菩萨
我还没准备好如果有一天
它开黄色的花
如果有一天
它甚至会长出西瓜

活着

一个圆
一个矩形
四个钝角三角形
这是一个人的画像
虽然
只在胖瘦上有点像

他很久没洗过澡了
很脏
我就在旁边写上
脏
他不坏
我就在他边上
又画了一个圆
一个矩形
四个钝角三角形
代表另一个人

我想说这两人是朋友
所以
我把他的一个钝角三角形
和他（她）的一个钝角三角形连在一块
我还画了一条线
代表地平线
代表他们还活着
并且
有的是时间

两个混蛋去埃及

两个人

谁也不可能拥有谁

天气好不好也都无所谓

长了翅膀就跟没长似的

不飞

不跳

不知道天空离头顶有多远

也没有真的以混蛋相称

忽然夏天

天气会慢慢热起来
喝一点酒
就会发现喝不动了
昨天坐地铁
我睡着了
最后，同所有人
在终点站下了车
今天吃过午饭
子弹建议
出去踢会儿球
我去了
坐在树荫下
阳光很好
风比昨天大一点
出的汗
在走回来的路上
被吹干了
成了
我要的情调

宝石

我得到宝石
我看到宝石上的光

骨鱼

有一些鱼
不能吃
它们只有骨头
没有肉
它们叫骨鱼
生活在水里
身上没有透明的地方
和石头一样

初八

那个人
不完全是别人
她做的事
我也不可能完全忘掉
她有着普通人的外表
充满着神秘
在我们常常说起的晚上
她在场

长城

在去四平的火车上
对面的人睡着了
我也快睡着了
你突然问到长城
我就说
没去过
并提了一下
大卫·科波菲尔
在长城表演的魔术
很快
我们不再说长城了
说火车
现在在往什么方向开
但我还是在想
我是那么相信有长城

回来

她快走进阳光里了
就快被一个人想到
那个人
此时此刻
就在阳光下
看上去
有一点不真实
一大片阳光
在一个女人的前方
她会是
你想到的那个么？
阳光洒在你周围
像极了
鸡蛋羹的颜色
说不定
你想到的
就是你看到的

西湖

想起一个人来
是一副夏天的打扮
和他在一起
一共那几个夏天
眼前所在的地方
像是离我跟他去过的哪里
很近
马路边停着面包车
熟悉的开着门
走过去
那种叠在什么上面的感觉
又更强烈了
我想想
现在是和张羞
一起去西湖
他说快到了
但是往远处看
西湖还看不见

黄昏

歌声里有我们么
我觉得 没有
黄昏里有
歌里唱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
像风般轻盈

我腾出时间
身体没有任何异样
它让我完完全全融进一首歌
反反复复的
虽然歌声里没有我们

我感到一种自由
否则我该叫它什么呢?
它在我的身体之外
完完全全
在一个黄昏里

麻雀

在外面散步
常常会看到麻雀
我喜欢这种鸟
像穿着花格子衬衫的野孩子
有时候
我会盯着它们
看半天
觉得很养眼
我对张羞说
我想写一个东西
叫麻雀
他说：麻雀？
好啊，麻雀很舒服的
我说
是的

虫子

我醒过来
周围摆满了花
对我来说
菊花和君子兰
是好认的
我认出了菊花的花
君子兰的叶子
看到由它们空出的一条路
便走出去

我并没有走远
很快我又走了回来
想不起在这里发生过什么
我来这是第一次
还是第几次
那些轻飘飘的虫子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忙碌的

和周围的花一样
我一回到自己眼前
这些虫子就在
它们飞起来的样子
让我觉得
真是有很久
没见过了

地中海

我可以飞起来
也可以在一个地方
出现好几遍
一只兔子
有人那么大
我仍然相信
它是一只兔子
一群人
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
中途有海
我能通过飞
通过游泳
和大伙儿在一起
一个人
会让我看起来自己什么都会
而究竟是不是眼前这个
直到我爱上她
也没有知道

通天湖

村民们说
这个湖很奇怪
到了六七月
湖里的鱼会集体消失
一条都不剩
就象商量好了上什么地方度假去了
要到八九月份
才会陆陆续续回来
因此，他们不怎么敢吃这的鱼
一是觉得它们太神了
二是怕
把它们吃急了
干脆走了不回来了

1P5 啪

因为冒着雨
几个人，都是湿淋淋的进来的
在屋子里
他们的视线总是落在屏幕上
电视机屏幕
电脑屏幕
每张脸都是一闪一闪的

一意孤行
是张肆的话题
他在讲这个人的一意孤行
那个人的一意孤行
我的
他自己的
这些个方向
神经质的组合在了一块
让我想到的
是一套扯淡的动作
使一个拉线木偶
看上去是活的
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
在桌上，给自己拿了一个桃子
转念又朝我晃了晃
然后他把桃子递给了我
他曾说过，每次吃桃子
都会习惯性的把桃子
转到红的一面

张3总在我们面前玩个别
玩实在，玩拖拉机手
玩房东
他说什么都像在说这样东西
它无聊在哪无趣在哪
说的最多的，是女人
他在说这趟浑水的时候
我们的脸都朝着电视机
就好像电视里在播那些个
把他整得很日脓的故事
他目前找到的
还是很早以前找到的最好的
对付这些的办法
忠于农民
忠于回锅肉

127

比子弹先到的
肯定是开门以及关门
一组上膛似的声音
然后是他端端正正
挎着包的样子
在进门以后不远的地方
定格
我们摆出一副马首是瞻的样子
等着
他一直在下决心辞职
一直支楞着头发
一扬手
让我们听到的
永远是

“那简直是操他妈的啊”

这很容易让人误解
他这次是要来真的
但他比我们更懂得攒劲
每次往下压的
都是比上次还烈的
一股打硬仗的火

五把椅子
原来有一把肯定是张羞坐的
这个坐不住的人
经常一转眼就走掉了
然后出现在附近的网吧
附近的银行提款机
远一点的火车站
甚至杭州
西湖
所有不可能像天堂的地方
被人当作李灿森
我们总是避免正式怀念他
避免自己那套
因为不够硬汉而过时
在想起他的时候
我自己也想走掉
暴走到常识界的另一头
表情复杂
毫无头绪
把烟头插满整个碗杯
不知道这样一个筋斗
连着一个筋斗

在点击过无数个
死链之后
是不是能触到一点
完整

她可能死在任何一个手里

她可能死在任何一个手里

徐严说

只不过被我赶上了

他手上夹着烟

在我的意识当中

他很少这么说一个人的坏话

这话她也听不到

我只是想像不出

她在被我杀掉之后

我会怎么处理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

轻描淡写

他看着眼前的一个地方

那只是

桌上的一块斑

他回忆着

从那块斑

他说：我吃了将近两个月

门被敲响的时候

我还没睡醒

我记得自己做了个梦

却不记得梦见了什么

我差不多已忘记了徐严的模样

而不久之后

我打开门，看见了他

没有了，对我来说

她跪在地上

看起来紧张极了

求求你，不要杀我

我还不死，我知道我错了

这显然是不够的

比起没完没了的不确定因素

徐严不在场

如果他在场

他会以他的方式

杀了她

那毕竟真的发生过

雷雨

楼下，因为远
只有别人在那里

张3的兔子

兔子在厨房里吃米
垃圾篓倒在地上
它会自己把阳台的门推开
跑到屋里来
一蹦一跳的
去厨房

垃圾篓
常会有一些剩菜
米袋里
有不少米
兔子会吃米
很多人不知道

张3买的兔子
有着张3一样的体形
厨房的灯关着
米袋一直在原来的地方

兔子不在阳台上 很可能
就在厨房吃米
它总是喜欢
先把垃圾篓碰翻
让剩菜撒在地上

博斯腾湖

海远着
湖像海一样
飞出海鸥

夜里
在来过的沙滩上
一个月亮
也奇奇怪怪

坐飞机是可以去很远的

茂密的水草
让人以为
是在南方
有很多小路
飞行员总是在兜圈子
司机同志
要知道
坐飞机是可以去很远的

在一片
象是市中心的地方
我们降落了下来
我想吃馄饨想坏了
我想到的
是南方的
可这的馄饨不好吃
它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种汤
全是酱油的味道

我们

太晚了我就会犯困
而那时候
毛毛的精力
还很旺盛
尽管夜里的电视节目不一定精彩
但她都会一直
守着自己的精力

到了早上
我知道弄醒她
会是什么结果

她会答应一声
然后又马上睡死过去

除了她睡着的样子
她留给我的印象
几乎都是在下午
以及晚饭后的一段时间
我们住的屋子
最整洁的时候
也是在这段时间

她在床上抽着烟
我坐在房间的另一头
两个人都不说话

她手上的香烟

会被我当成
房间里最干净的地方
刚点上
长长的一截
在她
手指的上方

然后就是
她慢慢的意识到
我在看她
于是
笑着
向我张开双手

而那之前
我正在担心
她刚才在想的心事
是关于
我们的

绳子

它从天上
一直垂下来
可我周围没有一个人
我试了下
沿着它往上爬
没问题

精绝国

那些灯
让人觉得晚了
一个小国家
随时都有外国人
因为黑
没有看到你
而吓一跳
你累了
行李箱
竖在客房中间
它应该先在一边
等你睡醒了
再把它收起来

鬼街

张3说
这家馆子不好
地方小
暖气也不足

后来不知道说到哪
大概是
因为隔壁桌有几个女的
杨黎说
我们几个里面
只有张3
敢主动跟女人搭

张3没去
可能是因为他女朋友在
他会去么
他是不是还在想
换一家馆子

练歌场

吃完饭
在出租车上
杨黎唱起了歌
走在半梦半醒之间
唱到一半
他说
我们去唱歌吧
于是我们在重庆饭店东面的练歌场下了车
光两个男人唱歌
有个锤意思
我打电话给阿美
阿美说她在很远的地方
过不来
溜溜说她能来
二十分钟后
她就到了
她的发型
竟然跟我差不多
我把歌本递给她
让她点
她说
我只是来听你们唱歌的

电动的

早上

我听到张 3 在刮胡子

我的胡须刀好像没电了

张三用的

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胡须刀有电

猪

猪长一身猪肉
没什么好奇怪的
猪在吃东西
有时候它趴在那
眨着眼睛
猪活着
别有一番滋味

蟹老宋

蝓蝓要请我们吃香辣蟹
他问我
附近哪有
我跟他说：路口就有一家
蟹老宋
那块地方已经换了好几家人
一开始是梅龙镇
后来又是北方北
现在成了蟹老宋
可能是风水有问题
紧挨着它的
人文学院培训中心
一直没换过
三楼窗户外面
至今还竖着
梅龙镇酒家的霓虹灯

东四

东四北大街
包括那天上午
我和张 3 一起逛的那段
我以为当时
我们逛的是东四
过了张自忠路
北面那段
才是北大街
哪知道
东四只是一个路口
以前还有一个牌楼
现在没了
叫东四牌楼

记一次集体行为

初二的时候
我们班男生集体理了光头
三十二个光头
把老师和班里的女生
都吓了一跳
后来学校开会
说以后
谁也不准再理光头
谁要是再理
就马上开除

隔壁的电话在响

杨黎家的门
在夏天始终开着
我坐在他们家客厅的沙发上

那两个邻居
每次出现在门口
都面无表情

男的
常常推着一辆自行车
女的
总是背着个包

樟脑丸的味道

冬天穿的衣服
放在衣柜里有一年了
寒流来的第一天
在公共汽车的车厢里
我闻到了
樟脑丸的味道

加州

暴风雪过去了
只剩下少数几辆车子
还停在雪地里

阳光
重新出现

露天

暖洋洋的天气
树快长出叶子了
我很乐意
在外面多呆一会儿
我的精神很好
心情是
露天的
我突然理解了很多动物
它们的迁

成都小吃

很多人在问
成都小吃
究竟是不是一家连锁店

他们怀疑
这些小吃店
很可能
只是打着一样的招牌
在做生意

应急避难场所

应急避难场所

箭头指向遗址公园

公园里搞了一些绿化

和长凳

一副和平的景象

游人稀少

我的灵魂

当我陷入空虚
我意识到我的灵魂
它象一盏微弱的灯
(如果
四下里是黑的)

我看见灵魂的走动
它只照得到
新的东西

聊斋

因为是编的故事
空中飞着鱼
说来说去
结果那些感情
是真的

朝阳公园

下午 疲劳
让我的感触饱和
让我和
别人的语言在一起
生活比我想象的真实
可世界
没有大起来
我不小心
从动物一点回到人一点
在家里
礼貌的睡着了

在一个点上

没有周围的效果

脑子里

只剩下一个点

在这个方向上

我是这个点

且无法消失

小 71 路的新司机

第一次跑这条线
他感觉望京很大

运通 113 的司机
换上了新制服
红色的制服

他
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

花样走路

要制造点欢乐
得凭小聪明
这种小聪明
我们都有
而商量去哪转转
一起去钓鱼
喝酒
是因为我们的感情
它不需要聪明
多严肃的

旧世界

刀在那
我的身体在这
象在两个世界
彼此失去联系
我脑子里有一个旧世界
充满疯狂
一把刀
插在一个人身上
我的身上有他的死

杨黎，杨黎

我仿佛看到
当你说
只身要去香港
在临行的火车上
打不开车窗
整个脸
花在玻璃后面
我没有在乎那些
自不量力
勇气和坚强
我看到了你
我的朋友

大鱼

天色将晚
我等待着大鱼上来
它兑现了
我看到
大鱼的疼痛
我呢
清白是孤单

黑色鸟群

黑色鸟群
在空中
纷纷扬扬
我被打了一个招呼
鸟群结伴而行
在行动上
精神上
如同祖先
每一只
都有相似的一生

害处

我
不在从前
不在未来

两手空空
感觉完整
被黑暗笼罩着

不死

不死

小白

鱼不需要的名字

它趴在鹅卵石上

时而转着眼睛

感觉着安排

丢东西

一个人一辈子
总是要丢一些东西
当你发现的时候
却再也找不到了
它们是真的丢了
丢在一个
你再也看不到它们的地方
东西丢了也就丢了
不要再去想了
想了
它们也不会回来

老夫妻

男人带着狗
出了门
女人忙完简单的家务
打开电视
他们的神态
都是非亲非故的
在他们想过的生活中
男人面对着单纯
女人等待着心动

我和我的邻居们

我发现自己家有一扇隐蔽的门
可以直通邻居家
从这个邻居家
还能去另一个邻居家
一连几家，都没有人

可到最后，我还是
在某一家被发现了
只是他们并没有表示出惊讶
相反，他们对我很友好

这些人是我的邻居
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

一生中的几次蓝屏

女孩从下午两点
到四点多
一直呆在超市里

她很有耐心

男人发现
她慢慢
游到自己身边
细声地说：对不起
今天
我回不了家了
你可不可以
带我走

一晚上过得很快

事实上
她已经不算年轻了
当男人说起这趟奇遇

他再也没见过她
我们都有过做人的经验

九条命

公园里
聚集了一批年轻人
他们清醒
富有朝气
虽然我的年纪比他们大
但他们想干的事
也是我想干的事

我准备在今天
自我感动一次
和这些年轻人一起行动
让我忘记了无聊

为了这股热情
我希望有九条命

奇迹般的，把一袋薯片吃完

我喝的
是用温吞的开水
泡的茶

一个人
吃东西时发出的声音
以及
她需要我的样子
为什么会
令我如此厌恶

我的心里充满了恶意
象被打湿的
火药
而此刻
她却一无所知

她正躺在床上
看着一本苦难的小说
顺便
奇迹般的
吃完了一袋薯片

红金鱼

在城乡贸易中心
地下一层
家具部一个床头柜上
摆着一个
圆形的鱼缸
缸里养着两条鱼
红色的金鱼一条大
一条小

从地铁
公主坟站 A 出口
出来沿着 道
一直走
我就会看见它们
这是我第三次
看见它们
并感到了那种
很小的安慰

修罗，阿修罗

我没有来自修罗
和阿修罗的记忆

我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
猜测了一下
两者的关系

没有太努力

而是不是
都不是什么问题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不应期

你怎么可能
在第一时间发现你要的
其实是可有可无呢

她回忆说
某个时候，她坐在那里
不知道从何开始

就像同她性交过一样
她给我的感觉
是脆弱的，有一点
守口如瓶的美德

虚脱、滑稽、伤感
总是不可自拔的一部分

我有一种
被嫁接的
难以启齿的因为太普通的
倒霉的感觉

在我后脑勺
那个位置

苏丹红

鬼是个忧伤的东西
他坐在公共汽车的空座上
感到的
除了忧伤
什么也不是

畜生 NewDo

这是一枚面值一角的硬币
你知道这一刻
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么
你想好了么
如果想好了
我就把这枚硬币翻一个面

记得请你爱的女人吃一碗方便面
记得我这
有一块不表示时间的表

这里有一支卡拉 OK
刚刚被你唱过

175

你在来的路上
路过华东理工
你告诉我
在天等路上有个天灯路 150 号

什么叫——
巨 Low，仿佛大姨父至
什么叫新鲜水果送给烂掉的蔬菜
什么叫我爱熄灯

and
总有一种多余的感觉像拥抱
约等于不傻逼
请排除

麒麟活在想像中

斐济，就是一些他妈的小岛
我和那些人
已熟到不好意思再见了

非要我告诉你
不懂是真相吗

就象不方便让我知道一样
我是刘胡兰

我们还是在拿肚脐眼
当肚脐眼看
可是总有意外
能够表示：水可以流

你在坐火车的时候会脱鞋么？

车上有个男孩
穿着飞越疯人院的衣服

总是有人盯着你的胸部看
还是有点烦

截止到上一秒钟
你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相当于再见的失败

有什么痛苦
会仅仅属于你呢
它是一种曾被忘掉
但发作起来
却一模一样的东西

每个人
都只会
为自己才这么哭

我把
自己两个字
单独圈了出来

理解
是多么多余
狗，是多么友善

二期超人

有两方面
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面对无知，我更象一件小事

有什么办法
能从不说话开始
绕开
个人经历

进入没有根据的内部
让你在那
凭智慧
英勇地牺牲掉

女医生

醒来的时候，我再次感到难以脱身。
这时候，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它刚才还在我梦中。
我做梦梦到和一些人来到了一所医院。医院在地下。
一进医院，我便听到了这个声音——
象是弹木片发出来的。

“我们是来开会的”，我找了把椅子坐下。
人还没有到齐。
我身边的女医生斜了下身子，说：
你听到我发出的声音了吗？
是你发出来的声音么？
我很好奇。
于是，她就把那个几乎不象人发出的声音
在她的身体里重新发了一遍。
嘿嘿，她说：
他们都不知道。

现在我醒了，现实离昨天近得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或者说，记忆永远是疯狂的。
我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
是从我右侧的墙里传出来的。

昨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大吵了一架。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是为了什么而争吵了。
我记得
她用摔破的杯子碎片在手腕上划了好几道。划出了
血。

因为血的缘故，当时的气氛有所缓和。

我用另一个杯子里的水帮她清洗了伤口。

可是很快我们又吵了起来。

她把桌子上的东西一件件摔在地上。

那是一声声的巨响。玻璃溅在空中，仿佛落得很慢。

记忆。

我冲过去 了她一个耳光，把她的头扇到了一边，她直过头还了我一耳光。

我们彼此对扇了几轮，直到她终止了还击。

草草的收拾了一下东西，对着门后的镜子，照了照，走了。

现在，楼下是一番和平的景象。

我很想试试被倒挂起来的滋味。

那个“他们都不知道”的声音从我右侧的墙，移到了对面的墙。又移到了窗户外面。

慢慢向东面移去。那感觉是：

那个女医生在走动。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到地上有几根烟，就一一捡起，

放在床边的椅子上。

点上一根。

把桌上没喝完的啤酒拎到了床上。

无聊让我选择了记录和凭空述说。

等第二瓶啤酒快喝完的时候，我去厕所小便。

打开门。看见

我女朋友捏着烟站在门外，背对着我。

甄小姐需要一个笑话

白盒装牡丹
烟丝有点松
弹烟灰时
常常会把烟头弹下来
几乎每枝如此

2005年8月15日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不好
今天的天气，也特别不好
我走在
雷电交加的三环路上
如同走在自己糟糕的内心世界

对不起，我不在服务区

我用手中的车票
不断的叠出一个个尖角
一个，又一个

借此说明
无所不在的神
是有精神病的

石头城

那些场景

无论是似曾相识的

还是陌生的

都象发生在

我十多岁的时候

我梦见自己

飘荡在一座空荡荡的石头城里

随风飞舞

给了我灵魂出窍的感觉

天正在一点点黑下来

我不由自主

因为恐惧

一心想着离开

之后

我跟上了一阵风

眼前逐渐黯淡

被一片空白的黑暗

所替代

信号被切换了

怨我不能抬头仰望天空

对于上帝

细菌来说

阳光并不是额外的

它们当一些身外之物

是它们的一部分

于是

险象环生

梦里无码

前天那个梦，我只知道
发生的是一个流氓
强奸了一个开洗衣店的寡妇
从人物的穿着打扮看，讲的好像是抗战时期的事
我没看见强奸的过程，连撕扯都没看到
整件事好象有导演似的：
在男的朝女的冲过去的一刹那
镜头切到了旁边的一张桌上
桌上有一把调羹
象是暗示此刻男人的老二
怎么会这么文艺？

有点意思的是第二天
那个男的还想去占便宜，结果寡妇已经改行了
改成说书的了
洗衣店里围着一堆听书的，寡妇穿着上衣
但没穿裤子
我站的位置不太好，看不怎么清楚
只见女人指着那个流氓说，你们看，他又来了
那男的随手拿起一条裤子说：
我来洗裤子
那是你的裤子么？
底下都笑了。那是我的，女人说。

娥

谁能知道 娥长什么样
吴刚长什么样

从那些白描的图上
根本不能看出什么

这个叫嫦娥的女孩
比较喜欢笑
从侧面看
比从正面看
动人一些
不笑的时候，动人一些
她看上去
是那种会旺夫的女人
戴着帽子
年纪已经不轻了

如果由我来
自己介绍自己
我会说：常小姐你好
我叫竖，我这个人
有一点点疯

忽略那一天

我终于穿上了我最厚的一件外套，来到街上，天已经黑了。

我在床上赖了差不多 20 个小时。

下午两点的时候，我起来洗了个澡。

去厨房给热水器打火时碰到了张羞，他正在将蒸完的芋头一个个往碗里拿。

手指被烫得直喊霍霍。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被我吓了一跳。

洗完澡，我用手机玩了一会儿斗地主。

这个游戏有一个 Bug。

Bug 出现的时候，3 能大过 2，而且赌注不断翻倍，我的最高记录都是靠这个 Bug 获得的。

屋子里黑下来的时候，丰琳回来了，她叫着：张羞，张羞——没人答应。

然后她的电话响了：

那你也不早说，我菜都买了，好吧，我不管你了。

屋子里越来越黑，MP3 随机播放的是：

Dig For Fire、别等、生如瞎鸡巴整，等等……朋友说过的话，常常会出现在我空洞的时候。

丁说，如果要革命，记得找我。

国辰说，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总是来得这么容易。

有人是用唱的，

不过他不在 MP3 里，他死了，

他说：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as 20:29:16

你是?

竖 20:42:25

我不是

as 20:33:39

哦，你是乐手吗？我们乐队正在找人

竖 20:44:17

我不是

大暴走

窪塚洋介，出生于日本的神奈川

1995 年经人介绍

进入艺能界

2001 年，此人在影片《大暴走》中

扮演了日韩混血儿“疯牛”

其人物性格，被媒体称为

具有末世的通透

爆发力及深度

(具体哪年，找不到服务器)

窪塚洋介与舞女 Non Chan 奉子成婚

经 DNA 检测，骨肉并非亲生

而且老婆，背着自己有多位男友

但他们没有因此离异

2004 年 6 月 6 日中午

窪塚洋介从自家的九层楼

坠落、摔成重伤

被疑似自杀。时隔两年

仍有记者问及当年坠楼的原因

窪塚洋介严肃的答道：

因为着急去对面楼下买冰激凌

怕卖光了，

所以忘记了走楼梯

吹牛断篇

00

你若和你认定了很滥糟的东西作对的话

你也会变得很滥糟

这个我反证过很多次

01

周处说，我今天就想死！

你有种嫩死我，你以为就你活着没劲，我还没活够

我也早他妈活够了

来啊，嫩死我！

除了被我特地加上了北京腔

周处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话的时候

十几岁，当时还没出名

这话，我听我经理也说过？

02

江苏宜兴，在战国时候叫荆溪

等到了秦汉，改叫阳羨

晋代以后叫义兴

到宋朝，因为宋太宗赵光义的名字中有个义字

因此义兴又变成了宜兴

估计之后再没有哪个皇帝名字中有这个宜字

所以它到现在仍然腻腻歪歪的叫宜兴

很多人都知道

那是个出紫砂茶壶的地方

现在的宜兴市宜城镇东庙巷还有个周处庙

不过，我没去过

周处不是哪

跟很多少年英雄比，他的青少年时期要混账得多
(不仅仅是淘气)

他身上有我想塑造的一个人物的影子

而我在百度上

搜到的周处的故事，却让我觉得很上当

另外，我放弃了把他改名叫周到的打算

03

很久以前，我曾想

一定有什么人和什么事在远处等着我

它们对我而言是唯一的

现在我已不这么看，我放弃了它们

我开始不相信远处，如果有什么是我已经收获到的

那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眼前感

这点眼前感，对周处而言，他是早就具备了了的

他很早熟，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这是厌倦使然

04

我姓侯，英文名叫 Ass Hou

盗版 DVD 把这个读音一般翻成：混蛋

周处出生在晋代

说实话，他对晋代的感觉，和我在一千七百多年后
对晋代的感觉是一样的

除了操蛋不说，剩下的就是没感觉

他说：你相信一个复姓司马的人会让一个国家变得

好玩吗？
我无语。我想说
姓什么，你会觉得好玩呢

而我面对的是 2006 年 9 月 8 号的世界
没有周处，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

05

以前，在梦里我总是个学生
不会超过 16 岁
就在昨晚，我变成了一个刺客
昨晚我梦见我去刺了秦
之前，我和一个小个子刺客（那是谁？）
坐在一辆双层巴士的二层，躲避着从头上掠过的树枝
就在我要上殿的那一刻，突然有个人
从天而降，依着门框说：
就演到这吧

干嘛就演到这？我非常不明白
不需要结局，他说
难道——
我好不容易想明白一件事，就这么完了？

葬马问我：那意思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你去杀嬴政
而是你敢不敢去杀一个人？
对啊。而且，我补充说：
在梦里，我觉得自己是专诸，而不是荆

7-Eleven

一万只苍蝇不会同时出现
不然很难分清
其中的十来只，是我

玻璃可以碎成一块块没法再碎的碎片
曾经，它是不牢固的

绝望是多么省事

访客 662418

我常常会设想最糟的结果
而使自己陷入苦恼
有很多问题出现在答案前面

烟在空中飘，也许
除了烟之外，还有很多好意

我知道如何让别人记得我
我也知道只有死是人的
其余的，都是神的

这相互之间难以解释

留言

这些是问题么：

五一怎么过？十一去哪？

最近怎么样了

最近一个朋友送了我一辆自行车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

已经有人发明了：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相当于

无可奉告

做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是一件多么出格

如果你不是

也不愿是

那何必去费这个劲，还有

风情万种的

我都烦

此诗给光缆

ASS 侯说：
你能看到我发的话吗
张 3 说：
能

ASS 侯说：
问题是别人怎么老看不到
张 3 说：
别人要通过海底光缆

ASS 侯说：
那你怎么能看到我的
张 3 说：
我又不通过海底光缆

月光

月光
照在我的屋里
今夜它格外明亮
我刚从滥情的梦中醒来
这阴魂不散的情
之于我，如同月光
之于光秃秃的星球

皎洁的月光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
知不知道一个梦在徘徊千百年后
请求熄灭的愿望

也许我们
在前生今世遇见有无数次
因为各自的落空
因为那被赞美的光芒
因为那
无所谓而只是美的
格外明亮

爱

只要有机会
她就会象个男人一样
站在马桶前撒尿
她有时就会这么绝对
容不得你有什么疑问

有点奇怪的事情
总比无聊要精彩
你不能总去计较
那样做是不是值得
你没有那么明确的下一步

198

不过，疼痛即现实
在她身上，那些很像女人的地方
仍然很无聊，甚至更无聊
那仍是些个老路

我打了她
之前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压抑

你必须很帅
你必须把心里那些怯 的东西干掉
你在和一个人 人！
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
当然不包括那些说过的

“一个月亮，它也是奇怪的”
我确实会这么去想问题

那样速度会很快
那样，才能摆脱一切属于狗屎的引力

剩下的，都是对的

你所有的体验
加起来，就是一个上帝
尽管你还是担心少了点什么
什么？它是什么？
它也是对的

每个人都端着个破罐，犹豫着要不要摔

牡蛎

“这是一个适合
呆上一段时间的地方”
而实际上
我们只有一天时间

这座城的一半
建在一座高台上
另一半
建在高台下
像一个拒绝商量的理想

我不得不像个类人猿一样
从高台上
爬下去
沿着软塌塌的扶梯
来对抗
我的恐高症

我和我的表弟
走散了
我和他
都没有故意做什么
只是他比我来得兴奋
在从高台上
往下爬
这件事上

我几乎是滑下来的

象一滴汗

他们是来这感受大海的
我是来干嘛的
我还不知道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很多看上去
新鲜的东西
它们比我突出
但不会比我持久

我一个人
在石子路上溜达
同时，也在往海边走
我能看见的几个人
都在往那走

我在海滨路
一间场馆门口
碰到了我弟
以及他的几个朋友

其中，一对双胞胎 儒
穿得像两个忍者

我还是没有下海
只是躺在沙滩上
倾听着漂满垃圾的潮声

我能想到的东西

几乎是一无是处的

我知道，我的身体里
有一个将来（很久了）
我是如此难以理解
此刻
它所展开的微笑

寻常的事

他说：哥
你今天有点愤世嫉俗
对

我俩好象很久没说话了
之前，我刚放下一本书
象个傻逼
盯着另外一个维度
看见的又是这个维度

这本书叫《没有国家的人》
小冯内古特写的
他在 2004 年一天清早
突然感觉到这个星球的免疫系统
正在尝试干掉人
是的，他说：
一定是这样的
就象一个预言家
表情
象被刷了浆

我和这个人在一个频道里
我不知道我弟在几频道

这个预言家死了
他们当他只是个小说家
好多我这个频道里的人都死了

就好象是说：
最好的交流
就是永不见面
哥们，自个儿把握

不是吗？
我们都是以疼会友的

栀子花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癌症的晚期
当我爸，因为喉癌被送进医院之后
我妈跟我说的是
她巴不得他早点死掉
我不认为她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
她每天到病房来
主要是为了给我送饭

有些事情
早晚要化成灰
就像没办法去刷新的身体一样
我准备迎接的，必须比它们要新鲜

那天，我们三个
从花园散步回我爸的病房
在路上，我爸
摘了一朵栀子花，给我妈
我妈接过去闻了闻
然后，就塞到了胸罩里
表情依然冷淡
让你看不出她有任何反应
还一本正经的说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虫？
这件事，很出乎我所料
之后，是我所能
想到的
它，再一次
不见了

一个干净的厕所

我坐在宏伊国际对面
贴写真
和做泡沫墙的工人
还在路上

三个年轻的洋
站在地铁3号出口前
像在等人

我没在做梦

我拿着手机，走到地铁口
对着电话里的
工头说：
我就在地铁南京东路站！
3号出口，对面

一件差错
把与这桩事相关的人
都逮了个正着
布置橱窗，被我们称为正事
泡沫墙中间的洞挖大了
是我们现在
所要面对的

你不觉得生活还是小儿科了点吗？
或者照那个谁说的：
它怎么看

怎么象小题大做

在想抽烟的时候
我去了厕所
一个干净的厕所
对面是女厕所

那个胖子（贴写真的）
跟我使了个眼色
看看
别人都在搞什么样的女人
而我们
却只能熟到看一眼

210

反正关系都是无常的
我不确定
胖子，这是不是一条真理
这世上最好的关系
是主仆关系
一个人自恋
另一个人忘我
我不能确定，但我这么说了
因为喝了点酒

一切还是没有结束
我在一间与之格格不入的房间里醒来
我指的是所有的房间
好在我不必永远呆在这
我和这个身体的关系
也只能维持几十年

之后会有一个归宿
又是无常的

哪件事是值得的？
哪件不是？

一辆被拆了“夏利”标的夏利
开在没有红绿灯的高架上
车尾贴着车主写的：
××，××× 爱你
可被当作千分之一
或者万分之一
美好的事物
虽然对于一个罪恶的
天文数字
这么个尾数并不会让我们领情

211

那唯一的路
是向里走
让我隐隐觉得，是个召唤

对了，那个说死后才正式开始的
你这么说
真的没赌气吗？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

我已经查好了交通线路

准备出门

通过镜子，我看到自己头顶的头发又少了许多

这让我的情绪变得很坏

有太多东西曾经友好地对待过我

现在，是它们孤立我的时候

在超市，我买了一罐

杏花楼月饼

一盒蜂胶口服液

打算作为见面礼，送给我以前的辅导员

她仍在上海大学当老师，在我

离开那十三年以后

她跟上大档案馆馆长说：

这个学生，以前成绩很好的

可是她记错了

出门前我放了一本凯鲁亚克的《荒凉天使》

在包里。从我弟家到现在的上海大学

要坐两小时的公车

凯鲁亚克让我昏昏欲睡

樊老师的办公室在 Q 楼

新的上大校园大得有点欺负人

有一辆 Mini Cooper 两次

从我眼前开过，开车的是个男的

好像也在找人

我的辅导员爽快地为我开了一张证明
证明我曾在这个学校上过两年
零十个月的学
她写了三遍，直到觉得
再也看不出有任何毛病

有了这张证明，我才能去档案馆
开另一份证明，证明的
是同一件事
一名中年女教师将一份范本
换上了我的名字、生日、专业、在校时间
打印了出来
说：你去交一下钱

然后，我为他们所造成的遗失付了十块钱

213

出了门之后，我就不想再回到家里
在公车站，我跟自己打赌说
要是 110 路先来的话，就去一下那个
“一二八纪念路”看看
鬼知道那是一条什么路，为了纪念什么？
结果，先来的是 767B
就好像这车，能做向后翻腾一周半的高难度动作

到上海火车站
下车后，一个女人的身影
吸引了我的视线
她从后面看上去很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韩莉莉
我总能在路上看到像我前女友的人

也许是她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
她们都像是我
从大街上拣来的

在火车站西面的一家饭馆
我要了一份糟毛豆
一盘咸鸡，和一瓶力波
下午三点多，饭馆里只有我
和两个吃面的客人
四个女服务员在快餐桌旁聊天
聊股票和子女
大概是因为挨着火车站
她们的谈话中都有点看不起外地人

214

我在 941 路车上睡着了

山田因为发烧提前回到了家
今天刚好是她儿子过一周岁生日
一个小号的巧克力蛋糕上插着一支蜡烛
我弟妹说：谦谦，赶快许个愿！
这让侯献磊放下了手上的照相机
哎，才一岁呀，怎么许愿！

我爸在临走前又撒了一把娇
因为他觉得：
只要自己和孙子在一块
我弟妹就很不乐意
因为他曾经喝醉酒一手抱着孙子，一手把着自行车
在路上画大小 S；拍打起孩子来
下手又很重；他还给这小孩喂过酒

这些，都被我弟妹撞上了

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尊严
在无意中忘掉那些玩意儿之后

我靠在枕头上重看了一遍
贾木许的《Stranger Than Paradise》
——陌生人胜过天堂
其中好多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
包括：威利
想给他表妹讲一个笑话
讲了两遍，才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这个笑话了
他表妹说：我相信
那一定是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笑话，和一个人没绑鞋带有关

215

这一次我看到的克里夫兰
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雪景

你的心

冬天

我依然喝着冰水

冰啤酒

中午在麦当劳

我喝了杯冰咖啡

经理请的

这个时候还喝冰咖啡

我说：是

为了冰火九重天

干嘛要冰火九重天

他问

216

杭天，有一首歌

叫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

我买了一袋油炸蚕豆

这会儿刚打开

我喜欢就杭天的心

喝冰镇啤酒

这些个心

没有让我想到自己的那颗

也不想让谁去理解它

我愿把我的心比作龙虾片

龙虾片

这次来北京

见到了毛毛

她在新天地商务楼上班

当我在新天地一楼看到她

还是
那么素面朝天
隐隐让我觉得
这是一种
你再也不能从我这儿拿走什么的神情

我从没想过要做
一个骑马下海的人
但我低估了我自己

一个劫后余生的人
你能一眼看出来
加上不化妆，让她看起来在心里
埋葬了很多东西
这心
象一座坟
现在，刚刚长出青草
青草
不是为了让你理解而生的

看看坟头上都有什么
油炸食品
青草
还有什么
昨夜花落知多少
今朝处处闻啼鸟

这儿有足够的空间
让你把想埋掉的埋掉
尽管重生，不太象是从水深火热中

走来的

一辆献血车

从王府井大街开过

开走了

开远了

直到消失在我的视野

让人活下来

让人活下去

仁慈的双眼长在心里

透过埋葬的

长出来

蒲公英

就像新写下来的诗

就像没有梦的

一个觉

就像

不曾被这个世界

塑造过

尚能看清楚

比空气

还轻的爱

被风吹动着

就像

面对另一个人的

沉默时

你的沉默

就像

同情

笑料

隔阂

敌意

已被死亡

滤掉

剩下

核心

在那里

深不可测

距离

打消了
利害关系
示我们
以
亲切

我们
正在走向
锁在
身体里的
平静

就像
一株植物
生长在路人
停下来
歇脚的地方

随意
自然
无谓
却与你
息息
相关

摆脱了
语言
也就
摆脱了
命运

我们
走得太远
只发现
太远
有多长
只在
回来时
看到
自己的劳累
与无能为力
我们回到
绝不会
鄙视
责怪
嫌弃
我们的
平静
中

那是
比空气
还轻的
爱

穿越了生死
形体
时间
空间
那么此刻

搭上它

启程

飞舞

平安夜

平安夜的王府井
步行街上、商场
店铺里都是人
节日气氛正在涌向高潮
因为工作，我无法脱身
我有轻微的人群恐惧症
只是还没严重到让我崩溃
不过，我已经受不了投篮机前的长队了
橱窗前的 Pose
胜利的手势
数码相机、大屏幕
发着红光的魔鬼角
圣诞老人

223

我给孙晓琳发了一条短信
毛毛，你能不能过来陪我一会儿
她回说：好，我这就过来

到人间来不是必需的
但我已经来了
我需要同伴
而不是世界
欣慰给予人的，远远多过于快乐
我今天……说话是不是像一个神经病
我问孙晓琳
她说：你一直都挺像一个神经病的

我俩在街角的商店门口抽烟

她问我：那，你因为什么活下去呢？

我说：因为有些人也来过这儿吧

这个世界

所以，我也既来之则安之

这是不是一个寻找亲人

和自己的过程，不知道……

好像这并不重要

其实，人山人海

大概是不足为惧的

我只是开始被它的形式唬住了

但这会儿，我来到了它的内部

孙说，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比刚才亮一点了

她是指灯光，我看着所有眼前的灯光

我不知道

我说：熊猫挺好的

它们放弃了

它们不想再为这个世界制造熊猫了

这个世界不需要熊猫了

我就不明白

这世界为什么还需要人

需要这么多人

因为……这世界最终是要毁灭的

只有人的出现，才能完成这个毁灭啊

牛啊，我说

牛么？她笑

我说：我怎么觉得

你就像一个披着人皮的天使？

蓝石打来电话，说子鹏已经到了
约我一起
到他家附近的小馆喝点
蓝石对我很好
我跟孙晓琳说
就像你对我一样好
有人对你很好吗？我说
除了我妈，好像没有人
对我特别好
嗯，那我是不是挺幸运的
你觉得呢？她的口气里
有一点不平衡

225

你以前是不是还喜欢过悍马啊？我问她
不知道，以前是以前
你以前的人生哲学是不是
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啊
一个小个子，坐在悍马里
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你真刻薄！是的
我享受这个

我们在东单地铁站分了手
每个人
都必须回到孤独中去
就像每个人的归宿都是独自死去
孤独是神秘、深邃的

那是神住的地方
神在那里买了房

地铁的广播说：
请大家一同抵制
乞讨、卖艺等非法行为
非法行为！
去你妈的，进步
进步进步进步！
蓝石，下辈子
我再也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了
真的再也不想来了

他顿了顿
说：那当然了！

抱抱敌人的情人

我是个啥也没干的抱抱敌人
虽然我没做过任何努力
也能达到你希望的水平
你不是我想像出来的——抱抱敌人的情人
你以你的模样告诉我
对太多东西
你已经无动于衷
那反而使你有另一种好奇心
主动的
象一个母亲
你必将给人带来欣慰
这是多么的不一样
在这个
我能看见自己纯洁的
象茶香离开茶叶的夜晚
是不是抱抱敌人又怎样
是不是你情人又怎样
星光点点
是一整幅画
哪管 Where is 牛郎
Where is 织女

古诗

在李 非家
我晒了一下午的太阳
他坐在
折叠桌对面的地板上
我坐在沙发上

我下楼撒尿的时候
他家的猫会跑到
我坐的位子，趴着

一只白色的公猫
有一双警觉的蓝眼睛

猫太像女人了，我说
但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和猫比
李 非笑了起来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

电脑里在放王菲
那张致敬邓丽君的专辑
我对古代的想像并不深远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有——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就像一个瘦子
李说：瘦得只剩下精华

我不会写古诗
我只会写——

一只猫，在找它的床
但它并不执着于垫子不见了
对它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现成的
阳光还在
让它觉得犯困
它躺回了垫子消失的地方

我喝了一斤黄酒
三瓶半啤的
李喝的是剩下的
小半瓶干红
我盘算着下回过来
带上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让李事先在家做好冰块

229

幸运是不能带走的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它

我们在楼底下散了伙
李去吃馄饨，我回到这个世界
我给像猫一样的
顾湘打了电话
竖啊。她说
我说是，顾湘
有酒喝么？
啊？我刚吃完饭哎
但好吧，我问问小饭

她是个可爱的女人
小饭是个可爱的男人
他的家在南汇

我兜里只有四毛钱，但我有交通卡
就好像在古代，我有马

我们骑马到了南汇
小饭买了两箱啤酒
顾达达买了菜
小饭父母端来了碗筷和电锅

墙上挂着小饭的前丈母娘
写的行书
我只认出最后四个字
——金石可

我们在南汇农家乐的门厅
喝到了半夜
熄灯后
滚烫的猫一样的女人吻了我
我也吻了她
我们三个都没有睡着
兴奋地聊着天
像三个
未开化的小孩
我们沉溺其中
直到屋顶的星星消失于浅浅的白昼

你还认识好玩的人吗？

我们都是神经大条的人
顾提议去打桌球
她说：不过我不会打
我也不会。我说
杨小宇会吗？
杨小宇也不会
但杨小宇伏在那
那两个乳房
就快掉出来了

她说：神经病和神经病在一块
就会抱着往下沉
所以他们没法在一起
偶尔见个两次还行

231

就是把不要的球打进洞里
就是三个人
能互相看到另外两个
象看着自己的一部分
拿着杆子
在绕着台球桌走

我以前也喝过普洱茶

我觉得她好像要大哭一场，是吧？
我也觉得
算了，我们还是把球打完吧
把她留给危险

比留给安全好

如果能把我说的话都用表情代替就好了
鱼香肉丝有更好吃的做法
那至少需要多少种表情？
八种？

有一种表情是：我听听就可以了
杨说：这人喝多了吧？
没有，他现在的样子是说
他没看过武侠小说

就象有人不知道谁是牙神
谁是千两狂死
一样能从她认识的人里
挑出那个会伤害自己的
这是一种
看透自己的方式

我也不希望自己知道这么多
我宁愿去游泳
或者去打铁
我宁愿你们都在游泳
如果你想打毛线
可以上那去打毛线

我的朋友张羞有一件好看的毛衣
他是一个温柔的武打替身

他会是一个凌晨三四点

还走在街上的人
他会讽刺我们
那么相信有趣，是痛苦的

好吧，他不算能开导我们
但是可以碰上，这样

每一天的天花板

通过一个人的文字
我去探望他
我现在上网就尽在于这些
他也不知道，我来过了
我只是留下了一个点击率
多隐蔽的样子

被我当作朋友的人
他们都很敏感
他们都能意识到那么一个无形中的凶手
在买通了他们的情绪之后
来逼自己就犯

布鲁斯李在深夜发来短信
他想死……
尽管短信里写的
像他自己给自己下的判决书
但他想说的
照我看，只是
想死

我算个或多或少的知情者
——那个阴影在追踪他
他不确定今天晚上能甩掉这个兔子

我也能想到成天猫着我的那个杂碎
只是在他觉得不祥的今天
那个傻逼把我跟丢了

我把它
和我同时灌翻了
经验告诉我
情绪都是不胜酒力的

我醒来的时候
它大概也睁开眼睛
看到天花板了吧

你若他妈的不想放过我
就一直跟着我吧，狗东西！

我有我的软肋，但我不怕暴露
没有一个人是白白自杀的
我帮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输赢是自己的事

235

只要多活过一天
这个遭我敌视的家伙就是有恩于我的
我有这种混乱的热情
它没有得手，就由我说了算
操他妈的，谢谢

全能时光

她为何会把我迷住
难道不是我体内的
那些运动员
替我出的主意吗？
这些家伙代表的东西越少
我所代表的，就越多
我不得不
为它们长着长长尾巴的念想
收拾残局

就在你抛开这些鼠标箭头之后
你离出窍又近了一步
区别明显
但这股势力
是不那么容易甩掉的
等它们
再次来劲的时候
你又成了个听话的男人

至少眼下
这小段善良的时光
是属于你的
一小段天才的时光
一小段自由的光
你很难在别的地方感觉到
解放
是和你相干的

也只有在这时候
我才看清
我和它们不是一路的

我环顾着我
凭着自己的那点出息
做出的事情
这个下午
就是被我称为
全能时光中的一段
我刚射出去一支游击队
这会儿的感觉
比做一个男人
或一个女人
更近一点神性

飞行器往心里
一路飞去

2007年11月21日

上了一个多月班
因为这个班，我每天多了点运动的机会
这个运动就是骑自行车
一个月下来
我找到了从我弟家到公司
最近的一条路
路虽然是最近的
但一路上仍然是尾气比空气新鲜

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从里面我拿出了六百块
还给了张国黔
下个月，我得再还他六百
那样我就不欠他钱了
利息
是人情

我还住在
我弟和我弟媳
为他们儿子将来准备的那间屋
孩子现在还小
暂时还和父母睡一块
在这件事上
我沾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光
我发现我没法心安理得

所以，我总是尽可能的呆在单位
自告奋勇

加没有加班费
有时甚至连活也没有的班
双休日也不例外

我还没有钱给自己找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留在上海
我回到这
说是为了自己的父亲
但我回来后几乎没去看过他
因为我根本不想看他

他总在惹事，总是一意孤行
虽然已经不能说话
但他还是会打电话给我
用沉默告诉我：
他没钱了，没酒喝了

239

我在面对一个比我更烂的父亲

因此我过了几天滴酒不沾的日子
但在之后的酒局上
我迅速把自己弄得大醉
在没有车也没有人的夜里
连人带车翻在马路上
这时候我仿佛看到我爸笑着从梦中醒来
那笑声，就象在咳嗽

对待一个比自己更烂的父亲
我是世故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曾想坐到他身边
陪他喝一杯
跟他讲一讲我的操蛋

但那只是一个闪念
当我看到
他教我侄子把鱼从鱼缸里捞出来
再扔回去的时候
我改了主意

幸福荷尔蒙

他喘着粗气
像个小孩一样，恸哭着
等着我们救他

狗在叫
空气里混合着狗的尿骚味儿
也许他真正的老伴就是这条不会说话的狗
椅子被砸劈了
茶几倒了
餐桌横在屋子当间
碎玻璃、碎碗
剩菜、粥

酒鬼！神经病！
活该你要得癌
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怎么会死不掉！

那是一个破碎的女人
因为她和他
才有了我们
但看不出有什么用处

他回不了嘴
因为喉咙已经被拿掉了
但东西是他砸的
酒是他喝的
音乐是他放的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要响一些

也许人人都原形毕露了还不错
那样情况就不可能再糟了

每个人的身体都能分泌吗啡
专家们管它
叫幸福荷尔蒙
这是上帝最仁慈的安排
给的不多，但是免费
因为有了它，人生变得可以接受
因为没有它，人们怀疑一切存在的必要

阿门
他可以马上就笑起来
像中了毒一样

你为什么要统计这个？

你走以后，
我们又喝了半个多小时。
她看上去有点多，
但她掐了我的腿让我有点不相信，
在出租上。
那女的，她叫来的，
要送她去莫泰 168，
我说：她可以去我那。

她勾引你了么？
如果我真不想搞，
她再勾引也没有用，是吧？

243

倒也是的。
那你对她有兴趣？
搞的兴趣是有啊。
当时她和我脑子里想的
准是同一件事。

你仅仅就是想搞？
是。
如果换个女人，你也会？
不能说随便换一个
差不多的我就会。
好吧，如果
你没欺骗自己的话。
我欺骗自己又没有奖可拿。

你就是喝多了想搞一次是吧？
我没喝多的时候，
就在往那想了。

操！还有什么啊？

实际上我原来打算第二天就跟你说的，
当然，
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
我更希望你第二天就说，
原原本本的说。

但她不想就这样跟你完了。
她让我不要说。

244

她不想跟你分，
又一直在给我发短信，
我觉得，她
根本就没当回事。

后来她还找过你没？

她一直在找我，
但我不想见她。
我已经开始觉得这事很荒唐了。
直到她跟我说：
我再不去找她
她就要疯掉了，我才去了。

后来呢？

我忘了跟她说了些什么。
她觉得好多了。

哦，那你们后来是不是又……
是。

哦，你们又搞了，呵呵。
确实是这样，
很没劲。

她跟我说：
她赶你走，但你不走。

她是这么说的吗？
不过，她肯定不会说
是我要走，
她不让我走。

245

那是不会。

你们一共搞了几次，前前后后？
三次。你为什么要统计这个？

哈哈，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你算幸运的了。

嗯？
我的意思是，
你也不要高估了自己的理智。

我对她的好奇心是有限的。

这个女人就像毒品，
千万别拿自己的理智去开玩笑。
她的目的性很强，
她钻营我的目的就是想跟我结婚，
我的性格比较柔弱，能容忍她。
和我在一起，
她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知道，她很放荡。

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通过这次，
我一定会跟她断绝的。
她还把我当成她的成功案例了。
我希望你清醒一点，别栽进去。
你今年 36，本命年，
要小心。

谢谢。

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
但下次我不会再带女人
跟你见面了，哈哈。

我不觉得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算知道了
诗人和文学圈子里的人
都喜欢搞别人的老婆。

我没觉得给这么多的人
抹了黑。
真的。
你们见到女人就抢。
你愿意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算了，我不说你了。
其实这件事我怪你的成份不是很大。

你有宽容的资本嘛。

她就喜欢我们这种软弱的
矛盾的
总是失败的，
容易被争取到的男人。

是不是比我们都有杀气？

所有的名堂都在和时间唱对台戏

我要用竹篮来打水
就为怎么做都是错的
就象车在往我知道的方向开

你好，自由人

周围的人谈论的依然是房子，
汽车，股票，
养生之道，和没有
站在自己这边的
世道。

你能感觉到
嫉妒
在扩散，
屈辱
在成形。

那么明显，又那么少被察觉。

249

过于敏感的嫌疑
写在脸上，
能够化险为夷的人
不在其中。

盲目必须面对统治，
不够盲目的
被挑起邪火。

我们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行动力。

一走神，
你就再没能体谅
眼前的人。

你感觉到
层层诱惑下
那无人认领的原材料
所显露出来的。
想像中的事，为你赢得了
抑郁症，一个
空荡荡的天堂——
轻风掠过草甸。

那是你做出的
最轰动的：
在最后关头，
吞下一袋盐，
然后割开
手腕上的大血管，
以勇气告诉满世界
没什么可以被锁在里面，
没什么人听到我们的
自我安慰。

对此，我们必须泰然处之。

从你的遗言中，
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们说：
你女儿，将手捧你的骨灰
去往海边，
当打开骨灰盒，准备洒向大海的时候，
正好吹来一阵风，

最后，她把骨灰
全洒在了自己脸上。

我们就好像是那阵风。

在进化的人类中，
称彼此为
自己认识的较好的魔鬼。

不过，退路也
所剩无几。

看着被你放弃了的日子。
好与不好
都绘声绘色，
每一刻，依旧在
时间的中心。

在奖励自己白兰地之前

光从水的外面
透进来，水显出各式各样的蓝
在这些柔软的
蓝外面
是她要回去的地方
这类每天都有的消息说：
她打破了世界潜水纪录
(不是世界眨眼纪录)
通过发往全世界的垃圾邮件
我知道的这里，我代表着
我的无聊

252

她不能一直都呆在这
危险是不容克服的
到最后，它总能赶走所有不是它的东西

这让我
来到了她的内心
像在鱼缸间串门
你不能看清是谁躲在幕后
这是我迷失于自己内心之后
第一回走出来

我是这个人的秘密
我是崭新的扯淡

她和
三只眼睛的女巫，格斗术

苹果配方改进，酿酒
(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失手打掉了一件瓷器)
缺乏天赋的插画，气象学
游戏评论
这些
有着相通的地方

总之，她不那么抽象
我知道在哪些方面
要比她外行
一切从任人打扮开始

直到虚无从她的体内升起
给我以
做错了什么的存在感
在别人的内心
迷失
昭示着宿命

全凭记住了她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知道了潜至水底
与危险同在的愿望
是一场神圣的约会

摇篮曲

再也想不到要说什么
让我为你哼一支摇篮曲
让我们假设
这世上没有成年这回事
或者
我们并不是完全做错了
至少睡着的人
看着象是去了远方
留在这的人醒着
这一生我没被催眠吗
哼着曲子
醒着的人会为你想象一个干净的所在
如同送自己上路

祝你幸福

已经过了夜里十一点
但乌鲁木齐北路上
还有些行人
有一个女的从我们身边走过
走得很慢，低着头
哲别对她说：喂
你有什么不高兴吗？
她没搭理他
自顾自往前走
都会过去的！哲别说
那女人还是没反应
祝你幸福！
就像很可笑一样，我扯着嗓门说
然后，她回过头看了看我们
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把自己弄的很高兴
我们对几乎每个过路人
都问候起来

青泥洼步行街

凌晨两点
只有一对男女
还坐在对面长凳上
小铺里的男孩
坐我旁边
无所事事地听我打着电话
电话里是魔头贝贝

他问我：你现在在哪？
我说
在步行街上
他说你在步行街上干嘛？
赶紧回去！
我说这里很好，一个人没有
回去！他说
竖，你听我说，别喝了
赶紧回去
我说你放心
这里真的很好

我真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一出
这个疯子还没睡
把我叫醒了
我这会儿很高兴

竖，你告诉我
你现在到底在哪？
我跟你说了，我在步行街上

那宾馆离这远不远？
不远！就五十米
那你马上回去
我不回去，他们都睡了
你回去！

我告诉你了，这里很安全
可以说除了安全什么都没有，真的
好好好，你他妈的
真是个诗人
对，我是个诗人
你也是

小孩还坐在我边上
看着我
他说：哦
你是个诗人

张小静

她有一颗能流出甘泉的心
让我在荒漠里知道
还有水
我不用等到自己快渴死了
才懂得赞美水的好
我应该时时刻刻想到
水
空气、阳光、万物
其实人人都该这么想

可能

山田珠世
1993 年从福冈
来到中国
在北京
语言学院念了两年汉语
后在上海
虹桥机场日本驻东航
办事处上班
在那里
她认识的我弟

我弟长得很帅气
也很阳光
(在我看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有些
艺术方面的天赋
比如：
漫画、摄影
但山田说：我弟
最吸引她的地方
还是他身上的
男子气
她说在福冈
大男子主义的男孩，最受
女孩子的欢迎

他俩结婚摆酒的时候

我在北京
没有手机，没有固定住处
身份证也被扣了
所以，他们没能联系上我
我因此
错过了他们
圆满的那刻

如今，他们已经有了
一个男孩儿
健康，聪明
也很有男子气

山田最大的愿望
是能有一个自己的
幸福的
家，象她父母家一样：
父亲是个有责任感的
男人，母亲
知书达理
兄弟姐妹之间
和平友爱

而我家
完全是来自另一面的
我爸是个酒鬼
得过精神分裂症
我妈，是个性格孤僻的女人
很少会主动去照顾别人
这家的长子

也就是我
也是个酒鬼
古怪无常

在我爸得了绝症之后
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寄居在山田
和我弟弟的家里

我看见她
为人生中
破天荒碰到的麻烦
哭过
在没法逆料的现在
她体会到了
生活的艰难

人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
认识到单独的合理

她无法用汉语
同我弟吵架
也无法
让对方
变得象自己那么
简单

我弟被山田逮到过
两次出轨
一次

是在明确两人关系之前
一次是在有了孩子
一年之后
那俩女的
都比
山田年轻，都有点主见（照我看）
而且这两个女孩
都是从不幸家庭中
成长起来的

这些都是可能的

刚才，我和他们一家三口
在饭厅吃饭
我弟说了句让我
和他老婆都很汗颜的话
他是看着自己儿子说的
带着他
独特的腔调，他说：
为什么两个人
就能弄出
另一个
人来呢？
而且看着我，说：我们
就是这么来的

他觉得这个
是
不可能的

从八十九岁到不满五岁

我外婆今年八十九岁
和我舅、舅妈
孙子、孙媳妇住在一起
我家以前也住在那
不过后来搬走了
那套房
是她从海运局
争取来的
为了让我舅
和我妈
两家都有地方住

1961年，我外公
死于一起因水手 职
而引起的工伤事故
从甲板跌倒了舱底
死了

那年我外婆四十二岁
我妈在卫校念书，还没毕业
我舅十岁；我阿姨
还抱在手上
我外公的母亲也还在

我外公
管我外婆叫阿翠

他临死前跟我外婆说：

阿翠，这个家
现在只有靠你了

我外婆靠抚恤金
和糊纸袋
顶住了这个没有成年男人的家

等子女也有了小辈
房子也落实了
她就帮着带我们这波小的
两个外孙
一个孙子

守了四十七年寡

目前她仍然神志清醒
甚至连一点
大毛病都没有
只是耳朵有些聋
但她一样能感觉到
我舅在咒她
我舅妈、我表弟
我表弟媳妇
所有她身边的人
都在咒她

因为她活着
比谁的命
都硬
比谁都狠过一截

她也曾搬到我妈那
住过一阵
不过很快又搬了回去
她无法忍受象我妈那样
冷冷清清的过日子
她说：我怎么会生出
象你这么傻的人

我不知道
她自己知不知道
自己身上的
那些缺点

她是我见过的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和我有着血缘关系的
女强人
充满了地域歧视
道德歧视
家境歧视
就象是与生俱来的

昨天
她抓着我的手
整个人
都在那发抖

她的每句话
都围绕着一个主题
恨

我舅舅跟我说
你知道吗
小波，你外婆真是没办法伺候

不能一点点
不顺着她
不能对她以外的
任何人好
好过她

即使我对你舅妈好
她也要说你舅妈
是个狐狸精，拉三逼

266

跟街坊邻居
所有人都说我们的不是
深更半夜
叫救命、打 110

我和你舅妈
现在根本没法出门
在凤城二村，根本就没办法
抬起头做人

所有人都认为
我们在虐待她

但舅舅会虐待她吗？
虐待她？
她九十岁了

精神还能这么好？

她就是放着太太平平的日子

不想过

她也没想过

为什么儿子媳妇

都不想和她说话

她连孙媳妇都要骂

什么烂污逼

江北猪

为什么你阿姨

上次香港回来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

为什么你们一家

要搬出去

267

她就是要每个人

都变得象她一样

刻薄

恶毒

穷凶极恶

歇斯底里

但我摊上这样一个妈

有什么办法

你不要当他们是好人！

这是我妈在来之前叮嘱我的

你外婆就一张嘴臭

但人一点都不坏

她待他们多好——
帮他们买菜
做饭
洗衣服
带孩子
现在做不动了
他们就想把她
踢开了

你阿姨给你外婆的十万块钱
也被他们骗走了

到现在也不肯拿出来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啥
我告诉你们
他们最会演戏了

信息永远不会饱和

我外婆颤颤危危的走到
衣橱那
打开橱门，从里面
拿出一本儿童读物
说：
这就是今年六月十四日
傍晚，我表弟
扔在她脸上的那本书
同时还转述了我表弟的脏话
被她听见的

这时，我的外甥女跑了进来
我的书我的书！
她看见了自己的书
马上上手去抢
我外婆死死拽着那本书不肯松手
两个女人
一个八十九
一个不满五岁

最后，不满五岁的那个赢了
老的那个输了
她只好说：
拿去吧，你个小逼

你骂谁小逼？
孩子的母亲冲了进来
你怎么还好意思活着？
连小孩都不肯放过，你个老逼！
你怎么不去死啊

你看，小波
你听见了吗？
她在骂我什么
现在她是这里的头牌
凶吧你看
得意啊

她显得异常镇定

外婆，你为什么要去为难一个小孩呢？

你说什么？她说
外婆聋了，听不见

你！
为什么！
要去为难
一个
小孩！

回到客厅
那是人多的那个阵营
我的表弟媳妇正蹲在地上
拣被女儿丢掉的书
一边说着：
和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到那个死老太婆房间去
就是没记性
贱骨头

这时她女儿冲了过来
一把，把她妈的身子拽向自己
你看着我！
看着我！
她吼道：
她是太奶奶
不是老太婆！
然后一口
朝他妈肩膀咬了下去

啥时候周游世界？

——符政问

他这么说的时
候可能并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接着
我说要去海南下蛋
问的

开心网，不就是用来假 High 的么

真实的情况是
身不由己
父母在，不远游
是交通费
食住费

271

信望爱，是我们贫穷的标志

很多年前
在“大航海时代 II”里
我周游过世界

那是个草稿版的世界
被我神游了一遍又一遍
各种可能性
都被我挖出来过
直到我觉得
好了，可以 Over 了

就象佛陀
在过了一遍
大千世界以后
说的

所有游戏
好象都有轮回
大家的身世也可以互换
犯了错
也可以载入存档
重来一次
非常慈悲

老符，我差不多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
老惦记着周游世界
为什么在海南
下过一对鸡巴蛋之后，又跑北冰洋
去练跳水了

不就是不想再
没完没了下去了么

照开心网的套路
现在，我把这一刻
记录下来：

海风吹着
我那对招风耳
它们在我脑瓜两侧

呼呼作响

如果我
是一头猪，我将
无法表达这些

寡酒

我按了门铃
但没人来开门，只有狗在叫

我发短信给他
说：老爸，开下门

五分钟后
他回复过来说
他在楼下

我在车库门口
碰到了他
已经高了

和他在一起的
是同小区的几个人
岁数都在四十以上

你不是跟我说
要少喝的么？我问他

他用口型
加手势
回答我：你没说今天要来啊

但我昨天
发短信跟他说过

他摊了下手，然后
敲了敲手机
突然想起
还没跟别人介绍我

那些人中的一个
跟我说：你爸今天很高兴

他同时也看出
我有点火

我在那等着他
把酒喝完，并且自己
也喝了一瓶

回到楼上
我选择了在客厅坐着
冰箱里没有酒

电视机在他出门的时候就没关
电影频道在播
成龙的《新警察故事》
正义的
英雄扮演者

你需要吗？

我没去我妈房间打招呼
也许她已经睡了

我爸跌跌撞撞的在房间里
走来走去
给我倒水、乘汤
在我回答他
什么都不用之后

他还是执意要
为我做这些

他还是想喝多
不管我一星期来几次
不管我的理由有多充分

但我想到的是他
在多了之后
朝我妈下身踢的那一脚
以及
呼呼往外冒的煤气

通过笔记本
他问我：
今天回去还是不回去？
我说：回去

我没跟他说
回去干嘛

还用说吗

四季花园

我刚从步行街 了一圈回来

黄桦路上添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排档
我不知道那些坐着的
是不是大都是韩国人
这里的招牌
大都写着韩文
很多韩国人在这边买了房

小区里比外面安静很多
今天是周六
在超市我买了一瓶啤酒
兜里也有烟

277

我坐在那想：
也许但凡我能碰上的
都不算什么坏事

觉得这样那样
都是无所谓的

脑子需要休息
哪怕在醒着的时候

“对真实的
激烈的
或与情感息息相关的
事物的追寻”

我买来
当医生用的那本书上这么说
很拗口
但我马上反应过来
这话是说我的

让目标和追寻
都去休息吧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
喝着淡啤酒
前面是一个停车位
没多久
车位的主人驾着车回来了
我象只动物一样
躲开了

之后又找了个地方
空气是如此开放
虫儿们在叫
有一些，聚集在灯光下犯傻
我的背后
是一棵树
很茂盛
象是一种感激

我躺到了草坪上
感觉着真正的善意
象死一样

但生活
会继续下去
我的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着：弟

你在哪？
在楼下啊
在楼下干嘛，打电话吗？
没有，这里空气很好
这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以为你出走了呢
哈为什么
我哪知道为什么

我就在窗口下啊
你站起来大概就能看到
于是，他站了起来

在做过的事情前面画 ×

金山毒霸

已经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

我开着记事本

面对着那些可能

代表我的东西

上面

有我刚打上去的几个字：

我有一种

信息中毒的感觉

在《自此消失》里

作者列举了上千种人类的死法

我看到了字母 W

我不知道

他们管信息中毒叫什么

散步到华山路

在华山路分裂成江苏路

路口的那家食堂

我要了酒和菜

从包里拿出这本书

克罗斯比和克拉拉

在婚礼结束后

临时决定开车去尼亚加拉

行程比他们想象的要遥远
等到了目的地，两人都快崩溃了
女人不停的发着牢骚
把男人给惹毛了

为了堵住女人的嘴
男人把女人的脑袋夹在腋下
在混战中
新娘的脖子被拧断了

而瀑布
还在咆哮
男人纵身跳进了瀑布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噩梦

281

曾生活在阴影中的人
总是陷自己于不可自拔之地

在打电话的时候
魔头是一个
比我还抒情的人

他说，他正在和几个哥们喝酒
在一首诗的标题里
他提到
——与丁德福、王永平
田野散步归来

他说：
竖，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一切都特别荒谬

不管因为什么
你都会同意
我告诉他
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勾引别人
这把我搞得很混乱

那会儿我站在那个角度
这一会儿我站在这个角度

他说：我知道你要说的
反正，这一切都特别荒谬
象一个结论
象一个一切仍在继续时
你下的结论

蓝石的手机也开着
他也刚在一个局中坐下
一屋子人，他说

他询问了一圈我目前的情况
我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可以告诉他

他问：是不是
一个人在喝酒
连平凡都是需要争取的

为了获得一点点
尊严、保障
或满足

你总得有点什么
才华
经验
手段
信仰
你总得有些能流通的东西

你不是因为恐惧
才需要这些的吗

恐惧没法博得世人的爱

只有在见到动物的时候
你才发现心心相印
并不需要
建筑在那么多东西上

跟服务员要了第三瓶酒
我打开最常玩的那个
手机游戏
对我它算是个迷信活动

只要我能拿到 1000 分
它就会帮我决定一个事
但，1000 分并不好拿

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强者
从一开始
就是错的

你是马路上的积水
你是免费的睡眠
你是被掰断的一根筷子
你是被默认的一切

你坐在龙柏二村
空着的石椅上，继续灌着酒

我看着风
吹动着树叶
我看见另一个人
一个女人
坐在我对面的石椅上
无法走近

你怕伤害
也怕互相伤害

自己
别人

悔过的恶魔

收到一封垃圾平信
是某房地产俱乐部寄来的
不知道在中国
有没有象次级房贷那样的金融 头
反正“危机”对我来说
是个多熟悉的词
就算我没有购房的打算
就算我不烧汽油

小到性生活
年龄
和健康
大到存在和虚无
谁没有危机？
为什么我们
要举起杯子说：都在酒里
不喝酒
这危机怎么度过

老板在鼓励我们
要把公司当成家
公司里也可以玩游戏
聚餐
交流思想
共享资源
这个年纪就该奋斗
我们若不这样
他就有危机

而我的上限
只是不想失去收入
都知道：失业是小
失财事大
我的上限
只在底线一带

对青年人来说
这个人缺乏行动
对老年人来说
这个人缺乏理智
总之，象个多余人那样
无病不能呻吟
有病也不能

286

最大的革命
发生在人的内部
最普遍的
癌在身体里赢得了革命
混乱和孤绝在精神上赢得了革命
解决温饱以后
奔小康
小康后面奔亚健康
亚健康后面
是崩溃
我希望我能一直是个幸运儿
但我能吗？

我能理解一个男人
因为自己的狗死了而跳楼

绝不是死了伴那么简单

我的朋友说

当然，他的生活是挺不顺的

失去了年轻

热情、两性关系

或者信念的装点

这世界就是个大广告

大橱窗大屏幕

和无法超升的大愚昧

而即使我

象个悔过的恶魔又有什么用

悔过的恶魔

还是他妈的恶魔

甜玛丽和咸玛丽

我并没有想带你去面包房
只是听说在日本
有个渔夫
直到现在，还在用鱼线钓 180 公斤重的 鱼
他说即使再活不下去
也不会用鱼网去捕鱼
这样， 鱼也有机会赢你
而你赢起来也会更满足

这大概是一首情诗

趁着酒劲我又写下：
好些事情，后来证明都是错爱
闪着正确光芒的错爱

错爱了一个人
一场游戏
一种活法
错得闪闪发光

你们做的最多的
说的最多的
就是关于一根筋的
真是嗜苦如命

一个脑袋往往会发出几种声音
脑袋
是各种想法的广场

你所要做的是找出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声音
或者再次回到糊涂当中

象不开窍的马里奥
身不由己的
过时的
喜欢咸品的马里奥
无法下决心把回忆摘除掉

你觉得，甜玛丽是更糟的
因为甜玛丽没有回忆

然而，你爱上的就是甜玛丽
在不待见人家之后

这大概
是一首关于失恋，关于拧巴
关于纠结的诗

其实它
也可以是写给我爸的
在他所住的地方
总能看到一个奇臭无比的塑料桶
里面是他配制的肥料
给那些花用的

这仍然是一首写咸玛丽的诗
四月，在我爸的客厅
杜鹃花开了
开了一面桌子那么铺张

那么浪费
阳台上的茶花也开了
我爸的脸，又肿又老又悲惨地笑着
于是我又开始当真了

那些怒放的肥料
那些无所顾忌的花
那些无所谓战场的积蓄
却未能把意义毁掉

为了
让甜玛丽失望

出差

1

醒来觉得异常操蛋（多么眼熟）
大概昨天晚上兴致勃勃地说了太多
许多话已不记得
或者出于保护，怕想起来恶心
事后诸葛亮说：话是不能乱说的
否则第二天
起来蹲在马桶上拉稀
会觉得自己精神病得比肠胃还重

2

昨天和张羞、小平、蝨蝨喝酒
说到了人
究竟是天生的，还是人生的
四个人都认为
人是天生的

那些冲在前面的精子
会被卵细胞干掉

3

老弛打来电话，跟我确认梅雨
具体是指哪段时间
六月份吧，夏天以前
要不我帮你查一下
他说他查了，很奇怪，他说梅雨吧
就跟女人的生理周期一样
短的短，长的长

几天前坐出租车上，我想
上海快梅雨了吧
到了北京，上海就成了北京之外的一个地方
那到了此生呢？

4
人间四月天，指的恐怕是北京的四月天吧
昨我们几个在北三环边上一家湘菜馆喝酒
越过两株掉完花的桃树
是北京的车河
为了更接近露天
我们要求服务员把遮阳伞去了
我想起在混在壶说上说
我们一个个都是小型的吸尘器

292

5
出差就是换地方喝酒
睡觉
以及醒酒
写诗是为了醒酒
或变成酒引子

6
醒在前女友住的平房
醒在哥们家客厅的沙发
醒在“同一首歌”的包房
醒在出租上
醒在快捷酒店
至今，我没看到卢沟桥上空的月亮
据老弛说，彼时彼景

恍若隔世

7

是不是该去卢沟桥喝趟酒？

8

在北京还碰上了来这儿相亲的高中同学

在上海我们几乎没联系过

他说他正在学车

问我：喜欢什么车

宝马吧，为了方便起见

我记得：布考晚年给自己弄了辆黑马

我还是喜欢奔驰，他说

因为我的胸毛就是奔驰标的样

他曾经在完事后问身边的女人

看，象不象奔驰

293

9

一辈子做匹黑马

我这回是这么观照自己的

10

走在北京的街头

我想，散步才是一项真正的事业

且不会失传

也不受各种危机

盛事的冲击、干扰

（每次回到酒店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口）

11

虽然情绪在波动
我觉得自己是个孙行者
是个假行僧
是一条丧家之犬
是一只警觉凶狠的流浪猫
总之
我是来这个世界散步的
(请允许我剽窃了谁)

耳机里响着“漂流睡床”
Discman 已换成了 MP4

12

在上海，溜溜要去看东方明珠
旋覆反对
因为她看过了，并且不想再看了
我也看过了
但我还是建议：去吧去吧
溜溜要看就一起去吧
让她死了心就好了

但这是一个好的落差
虽然东方明珠还是那个样
但我看到了黄浦江上的船只

除了恍若隔世
我也没什么别的形容词

我的祖父是个海员

我的外祖父也是
我的父亲、舅舅都是海员
我想没人能代我体会
这种类似“海的孙子”的情怀
在我眼里
这仿佛也是一种流氓情怀

一切矫揉造作
都是为了让自已显得性感
旋覆吹毛利刃地说

13

倒霉的事总是会找上我
事情看上去比电视剧编得还假
或者说真得令人难以置信
可提它们做什么呢

295

那天从招商银行出来
差点被旋转门轧死
不过从光华路跌跌撞撞走出来
我瞥见了中央电视台大裤 边上被烧掉的副楼
我问同行的小孩
我说：你觉得我有它衰么？

14

在煲煲好，我问演愚比妈的祖京：
现在怎样了？
她笑着说：别提有多厌世了
我大笑表示这是如此可笑
在老弛的《盒饭》里

我演着愚比王
不用转世
跳进生活便轮回

15

蓝石还是动不动想去北戴河
这又让我神经兮兮的想到了前世今生
小柳怀孕了
狗子脸上有一种不如信它是美好的表情
高星给七岁的女儿出了一本成长录
扉页上是食指的“相信未来”
何勇开始把自己当贵族了
子弹打算挣到一个亿后弃商从良

296

“坏蛋”设计的封面上写着：
现在就是你的未来

16

有时候我觉得不懂
有时候我觉得懂不懂，都行

17

今年在我们公司内悄悄流行起来的
两个字：淡定

可

象我这样用情很深的怎么办？
我说
我一下用了十五公分

就好像混蛋一些
再混蛋一些
就是被接受的理由

18
这么一个家伙
被美好搞过后
就知道了高潮
而现在
换现实来上他
他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性冷淡

淡淡淡，淡出一些不会飞的鸟

19
就这么一天天近乎粗野的怀念着

297

老弛那个“梅雨”的电话
后来问：那天喝多了？
我说是的，天亮回的宾馆
你是不是也喝多了，我问
没有，他说，我是运动做多了
那天在“同一首歌”
和孟一瑾边唱边跳来着
着腰了
他说，缓了一天

20
在回忆中
我们全都像游魂

或许本来就是
拼命把自己填进一个梦
一个由所有人
一起来做的梦
即使在艳阳高照的此刻
酒醒过大半
不适来得那么真实彻底

象是为求救赎而写下这些
又象是仅仅为了
一副不打草稿的样

你把打火机拿在手里
在看什么？我问自己

目录 Contents

一根筋之歌

- 到此一游 3
- 兄弟 4
- 农药的滋味 5
- 天安门 6
- 稍息 8
- 一封私拆的信 9
- 长途车 10
- ? 15
- 走 20
- 石头剪子布 22
- 关于自动刹车装置广告词的解说 23
- 老太太哭了 24
- 鼎日有福建土特产商店 25
- 我知道你很难过 26
- 一眼万年 28
- 两名下岗人员 29
- 一对不常见的鸟 32

3和7	33
但愿人长久	34
把怪物放在首页	35
哪有这样养马的	36
比其余的更象一件事	37
刘关张共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38
火车的关系	39
静静的南望山	40
给我的朋友刘娜	41
树荫	42
体育西站	43
臭水河	46
广州赛马场	47
马开始的地方	48
一副缺一张牌的扑克	49
木棉花开	50
和一个混蛋去埃及	51
你在哪	52
三个人并排走在路上	53
菜青虫	54
飞	55
蜂蜜，茶	56
护舒宝与安尔乐	57
离开最远的人	58
一个女人在往楼上跑	59
落地窗帘	60
门口	61
上帝是人人有的孩子	62
等死的人	63
距离	64

天花板上的那盏灯	65
不许动	66
爱情是一种化学	69
结婚	70
地铁从公主坟出发	71
杨絮飘飘	72
中国再保险公司	76
橡皮筋	77
离中山陵不远	79
摩托	81

火星招待所

- 瘦骆驼有盏喷灯 85
斯坦利 86
有人来过了 88
在长生殿 89
往忽忽查飞去 90
找刘子冀 91
活着是危险的 93
妓女拳 94
100个披索 96
欢迎欢迎 99
老鼠是一种讨厌的动物 101
三个苹果 102
牙疼 103
WISH YOU WERE HERE 104
我还好 105
初一十五 106
轻轻的五十克拉 107
小儿麻痹 108
东湖的白痴 109
嘿，酱猪头 110
菩萨 111
活着 112
两个混蛋去埃及 113
忽然夏天 114
宝石 115
骨鱼 116

初八 117
长城 118
回来 119
西湖 120
黄昏 121
麻雀 122
虫子 123
地中海 124
通天湖 125
1P5啪 126
她可能死在任何一个手里 130
雷雨 132
张3的兔子 133
博斯腾湖 134
坐飞机是可以去很远的 135
我们 136
绳子 138
精绝国 139
鬼街 140
练歌场 141
电动的 142
猪 143
蟹老宋 144
东四 145
记一次集体行为 146
隔壁的电话在响 147
樟脑丸的味道 148
加州 149
露天 150
成都小吃 151

应急避难场所 152
我的灵魂 153
聊斋 154
朝阳公园 155
在一个点上 156
小71 路的新司机 157
花样走路 158
旧世界 159
杨黎，杨黎 160
大鱼 161
黑色鸟群 162
害处 163
不死 164
丢东西 165
老夫妻 166
我和我的邻居们 167
一生中的几次蓝屏 168
九条命 169
奇迹般的，把一袋薯片吃完 170
红金鱼 171
修罗，阿修罗 172
不应期 173
苏丹红 174
畜生NewDo 175
相当于再见的失败 177
二期超人 178
女医生 179
甄小姐需要一个笑话 181
2005年8月15日 182
石头城 183

怨我不能抬头仰望天空	184
梦里无码	185
嫦娥	186
忽略那一天	187
大暴走	189
吹牛断篇	190
7-Eleven	193
访客662418	194
留言	195
此诗给光缆	196
月光	197
爱	198

每个人都端着个破罐，犹豫着要不要摔

牡蛎 203
寻常的事 206
栀子花 208
一个干净的厕所 209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 212
你的心 216
蒲公英 219
平安夜 223
抱抱敌人的情人 227
古诗 228
你还认识好玩的人吗？ 231
每一天的天花板 234
全能时光 236
2007年11月21日 238
幸福荷尔蒙 241
你为什么要统计这个？ 243
所有的名堂都在和时间唱对台戏 248
你好，自由人 249
在奖励自己白兰地之前 252
摇篮曲 254
祝你幸福 255
青泥洼步行街 256
张小静 258
可能 259
从八十九岁到不满五岁 263
啥时候周游世界？ 271

寡酒 274
四季花园 277
在做过的事情前面画× 280
悔过的恶魔 285
甜玛丽和咸玛丽 288
出差 291



了不起的坏蛋 The Great Bad Egg 出品

诗歌
Poems



本书由竖授权 了不起的坏蛋 / The Great Bad Egg, 由赵志明编辑,
1P5 BAND 作装帧设计。限量印刷 200 册, 单本订购价格为 100 元人
民币。

任何个人、公司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ad-egg.cn, 以便获取更多信息。

EGYPT, ASSHOLE WITH ME / The Selected Poems by Shu

Edited by Zhao ZhiMing, The Great Bad Egg Design & Print.

Copyright © 2009 by Shu

ALL RIGHTS RESERVED